



□ 12  
2897  
1







今文尚

禮記卷之九

Faint background characters,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12  
2897  
1

中西學史  
師法堂刊

序

尙書傳自伏生其徒歐陽夏侯西京立學宗習徧天下溯龍門著  
記虎觀講經迄於熹平所刊一以今文爲主雖其間有史公雜采  
之說有三家歧出之說要皆截然不紊考迹可知古文肇出魯壁  
不列學官盛於新莽微於中興厥後杜衛賈馬賡續倡和若故爲  
今文樹之敵者而其從來亦遠矣夫經義不窮引而日新學塗衆  
趨則材高者激而返古理勢固然無足怪者漢書稱今文徒衆或  
善修章句或增多師法未嘗不各自爲說若古文當日之不泯亦  
非獨文字古也史遷從孔安國問故明孔氏嘗爲故矣遷書載堯  
典諸篇多古文說是古文有說矣桑君長名傳古文其言散見地





志水經與今文不同者皆可決其爲古文說劉歆又從而推演之  
如莽立六宗建三公及三統麻言文王受命武王克殷之年顯背  
今文由歆勑說此可以意定者而必謂古文義說盡出於歆或不  
其然自鄭君以漢末儒宗雜糅今古爲書學一大變東晉僞經傳  
出茫昧千年 本朝碩學朋興今古文界域始明而蔽亦因之曲  
阿高密強仞今文蔽一尊尙古文故抑伏傳蔽二不信史記擯斥  
舊聞蔽三皮君鹿門治尙書最精嘗爲大傳疏證古文冤詞平議  
二書行世矣近復以今文尙書攷證視余其條理今文詳密精審  
兼諸大儒之長而去其蔽後之治今文者得是編爲前導可不迷  
於所往余讀君撰箸每有鍼芥之合惟於論古文義說反求於心  
而未能釋然序君書因併出所見相質竊附於諍友之義云光緒  
二十三年歲次丁酉月正元日長沙愚弟王生謙謹撰



凡例

自獲麟奮筆刪書百篇祖龍燔經烈火一炬慙遺一老肇啓三家

漢代今文沛南爲盛雖復河內屋壁撥魚鳥之隆文廟堂金絲發

科斗之奇字而或僞真莫辨傳注全無今文大誓疑引緯書與大傳史記之文爲之與廿九

篇之文不類伏生所傳本無大誓孔安國無受詔作傳事是以二百餘年不參異義十四博士

合爲通家御史大夫衍三大宗之緒歐陽大小夏侯皆出於兒寬昌邑太傅

開兩夏侯之傳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同出於夏侯始昌馘馘彬彬元元本本是知

子駿之移博士本屬調言敬仲之序官書皆爲謬論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尙

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衛宏古文官書序云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此皆祖古文而詆今文之謬論沛南之學極盛烏有朽折散絕略以其意屬讀者哉趙宋以降伏書散亾沛南顛



家無復別風之字吳中孤本僅傳雅雨之編抱經補其遺恭甫刊其誤於是福州輯本鄞縣佚書踵事遂精攷文較覈覽其閎指拱璧足珍葆此殘篇碎金斯貴如大麓之野必是名山旋機之星乃爲北極四方上下六宗之義可尋三才四時七政之文具在十二州之兆祀是祭星辰三千條之肉刑何關畫象七始七律文猶見於唐山五服五章制豈同於周世三公紬陟在巡守之先重華禪讓居賓客之位西伯受命逮六載而稱王元公居攝闕七年而致政成王抗法爲世子以迎侯皇天動威開金縢而改葬凡此塙詰皆當信從勿因瓦釜之鳴反棄黃鍾之寶

龍門箸史多列尙書之文馬遷傳經實守歐陽之法如大麓是林

麓非錄尙書百揆卽百官何云宰相堯太祖稱文祖異於禰祖之

名允子朱爲丹朱知非允國之主舜年凡百歲見徵庸三十之譌

帝咨廿二臣有彭祖一人在內九官十二牧合以彭祖塙是二十有二人四嶽卽在十二牧之中

夔曰八字本屬衍文予乘四載必當分列戛擊鳴球以下記自虞

史伯夷明良喜起之歌卽爲舜傳六禹般庚屬小辛時作比於陳

古刺今微子咨樂官乃行何與剖心胥靡多士文兼毋佚意在兩

義互明君奭告以勿疑事屬初崩居攝成王開金匱非因管蔡之

言重耳賜彤弓乃作文侯之命魯公就國誓衆征戎秦伯封殽懲

前悔過參攷舊文不乖師說至若文王囚羗里之後乃出伐耆箕

子封朝鮮之前已先訪範史記惟此二事與大傳不合雖有小異無害大同



西京舊說既萃龍門東漢逸文亦叢虎觀白虎通多載今尚書說琮璜五玉

麇鹿二牲九族親睦竝列異聞三攷黜陟不拘一義放勳非號說

見於郊天伯夷不名義彰於敬老鳴球堂上尤貴降神之歌燔柴

岱宗斯隆封禪之典攷績事由二伯州牧奄立三人五行衰王之

宜八音方位之別受銅卽位大斂卽可稱王改朔應天太平亦宜

革正社稷用孝經之說博士理本相通巡守徵王制之篇今文義

原一貫他若周公薨當改葬康叔封據平安皆不背於伏書亦無

違於遷史

三家派分顓門教授說經者言逾百萬從學者眾至千人大麓旋

機或更古義象刑章服亦背師傳漢人以大麓為大錄旋機為渾儀象刑為象天道作刑服章為

十二章九章皆與伏生史公之義不合蓋三家博士新說也然矛盾無多淄澠可辨攷其得失

足用證明乃知熹平刊經皆據學官之本白虎議奏不主中祕之

書意在同文名非慕古至於赤文綠字絃緯可甄翠琬青珉豐碑

未泐殘竹据逸斷碣鈎沈凡屬隻義單詞皆同吉光片羽漢世通行今文

漢碑尤可據信

疏通古義當據舊文俗儒不知妄說斯啟是末師而非古執誤本

以疑經如索隱據偽孔以詆史公近人據馬鄭以詆伏生皆是豈知懸牛頭而賣馬脯何怪

抵牾斷鶴鷄以續鳧脰安能強合故事實不可移易古今尤戒混

淆如箕囚而微乃奔詎有父師可告衛封以伯為爵見史記衛世家漢書古今

表人胡云康叔稱侯君奭以居攝為疑非因時已致政伯禽以征戎



就國何得尙未受封略舉數端足資隅反誠能塙守伏羲證明今  
文究馬班二史之異同撥東西兩京之遺逸則通如馬鄭尙難執  
簡而爭僞若梅姚何從緣隙而奮

漆書一卷出自西州

馬鄭古文本於杜林漆書古文四十六卷漆書止一卷則非全文孔安國本藏於中祕新

莽赤眉之亂蓋已佚此一當即其中佚出者漢時民間相傳本有古文尙書蓋孔安國副本然不立學私相授受不無譌脫變亂如我其試哉脫帝曰夔曰八字重出優賢揚作心腹腎腸殷三宗無太宗而有祖甲必非孔壁之舊杜林好小學蓋用漆書一卷校正當時之古文尙書文字其本較他本爲善故馬鄭依用之然漆書非完文近人以爲馬鄭卽孔壁古文非也古序百篇疑由東海今所傳書序與史記所引書序多不同詳見書序攷證或以毛詩序爲衛宏作古文書序疑亦出於宏蓋不無變亂文惟崇古義乃戾今豈知中祕舊藏外人莫覩臨淮早卒著述無傳孔壁真本惟劉向校中古文見之至東漢蓋已矣史記云安國爲臨淮太守蚤卒不云有著述漢藝文志列歐陽夏

侯章句說義古文尙書經四十六卷不列章句說義蓋本無之凡屬班志臚列論衡徵引說文表

其逸字異義述其遺聞大率遠出國師近宗衛賈掇周官於屋壁

摭左氏於山巖

孔安國古文尙書惟以今文正其文字並無義說其義說蓋創自劉歆歆於哀帝時請立古文尙書

爲諸儒所持平帝時王莽從之卒立學既立學當有章句義說蓋皆歆爲之莽立六宗建三公歆作三統厯以爲文王受命九年崩武王十三年克殷皆與今文尙書異卽其說也後漢儒林傳云杜林古文尙書賈逵爲之作訓又云衛宏從杜林受古文尙書爲作訓旨是杜林止有定本而無訓義衛賈馬鄭相繼成之馬鄭注尙書多引周禮說虞夏之制或亦本於劉歆說也漢書地理志論衡說文異義引古文尙書諸君厭故喜新是丹非素遂使彗孛出揜北斗之光芒妖譎紛乘啟黎邱之誕幻且孔壁文多譌脫不如伏書遠有師承膠東傳經竟漏帝曰媯汭降女皆屬臣言此則誤始庸生咎非馬鄭

孔穎達書正義曰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庸生傳古文爲孔安國再傳弟



子其書已譌脫如此如其說則當以我其試哉竝為四嶽語豈可通乎據此足知安國古文不及伏生今文此一有師承一無師承之明驗也史記云堯曰吾其試哉是史公所據今文有帝曰僞孔本亦有帝曰此僞孔從今文勝於馬鄭古文之一證也段茂堂左祖馬鄭乃以其試哉應為四嶽語蓋絕知者之聽

足見壁中古本已遜沛南今文何必補安國之遺開子雍之僞

涑長侍中皆名碩學扶風高密竝號通儒乃必寶守漆書力崇祕簡者蓋以壁藏舊本體少變更世俗通行字多譌省是以兩漢碑

碣不盡合於六書中郎石經間亦參夫變體

向疑賈馬許鄭皆大儒何以必舍當時通行之今文而崇不合時用之古文及觀石經與漢碑文字多

譌乃知今文因當時通行不免譌俗諸君好古故鄙棄今學向使參稽脫誤法中壘之校文不尙怪奇戒紅休之立學字體或依古

本訓辭仍襲今文義兼取其兩長聖可俟夫百世今文有譌俗不妨以古文參攷

然古文無說解劉歆衛賈皆不足據說解應仍用三家今文兼采所長乃為盡善乃必疾其蔽冒詆為俗

儒輕博士而重孤家別立漢熾祧沛南而繭棘下強撥秦灰卒致

三反之人乘抵熾隙兩家同廢竝付煨塵僞孔顛倒經文競傳魯

鼎之廣衛包改更隸古復失廬山之真好古諸君實階之厲已疾鄭

歐陽之蔽冒馬詆三家為俗儒別創古文說而說又無一定馬不同於鄭鄭不同於馬王肅乃乘其隙僞造孔安國傳後人誤信之而東漢古文乃與西漢今文同歸於盡且諸君之崇古文蓋愛其文字之古耳唐衛包乃盡易以譌俗之字豈諸君所及料者哉

解經當實事求是不當黨同妒真康成博通多參異義子雍僞謬

間襲今文蓋鄭受恭祖之傳每觴源於衛賈王承父朗之學或毫

采於歐陽

王肅父朗師楊賜傳歐陽尚書洪穉存傳經表以肅為伏生十七傳弟子故肅作僞孔傳名為古文實間襲取

今文以駁馬鄭其說有遠勝馬鄭者當分別觀之是以純不免疵憎當知善如僞孔云義



和四子別無天地之官

偽孔以四子即是義和非別有義和其說也是也而云四子即是四岳則沿鄭誤

刑二女當為放勳之語

前見帝甲淫亂豈足知依偽孔以祖甲為太

同馬鄭古文王肅云先盛德後有過謬論也子雍務與康成為難

而今古雜糅則實效尤康成故鄭王尚書注皆非古非今必祖鄭

廢王非公論也予之去取

一以與今文異同為斷元公避居本無其事史逸作策即烝祭

而不在明年

偽孔以烝祭歲為一時事本於劉歆三統術云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

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其說

是也鄭分烝與祭歲為兩年之事按之經文殊不可通成王踐奄

非東征而實因再叛

大傳踐奄周公事史記踐奄成王事周公踐

非一事偽孔以為再叛再征其說甚瑣蓋王肅襲用今文舊說鄭

誤合為一事王西莊孫淵如陳樸園必駁孔申鄭乃或以伏生為

誤或以史公為誤其解多士多方兩篇

之義皆不可通由門戶之見太拘也此皆遠勝古說原本今文

可以舉芳草於蕭稂掇明珠於沙礫乃必批剝孔傳曲阿鄭君以

致踏駁難通齟齬不合於是具文飾說詆史公為謬悠顛倒是非

譏伏生為老耄

陳樸園於文王受命周公避居兩事皆詆伏生老耄記憶不全

不知千慮一失無

損智者之名以人廢言初非公允之義茲特平其曲直參其合離

不為北海之佞臣寧作沛南之肖子

國朝經學盡闢榛蕪山東大師猶鮮墨守百詩專攻偽孔不及今

文西莊獨阿鄭君無關伏羲良庭兼疏伏鄭多以鄭學為宗茂堂

辨析古今每據古文為是淵如以史記多古說遂反執鄭義為今

樸園謂鄭注皆今文不顧與伏書相背伯申攷證鄧瑀簡略惜不

多傳默深詆訶實工武斷乃兼宋學茲取其精當辨其舛譌不使

今文亂真非與前人立異



先漢經師必由口授文字多寡不免參差派別三家經有異本師法雖無大異傳習不必全符是以龍門蘭臺馬班殺其青簡熹平太學陳留書以丹文於乎烏虐不同於戲之字無逸亾佚別傳毋勅之文邦國恒常非關避忌維惟乃迺或別古今良由習本判殊非盡後人改竄許君解字有伏書雜出之辭顏監匡謬乃蔡氏一家之學匡謬正俗云古文尚書作惟今文尚書作維古文尚書作烏乎今文尚書作於戲專據石經言之按之史記漢書亦不盡凡此遺文可證皆於大義無關茲各依其本書不敢強之使合

是書體例本仿樸園博訪通人改從薇省先用陳樸園今文尚書改從今文後依王逸梧先生更定仍仿孫淵如尚書今古文注疏體例正文用通行本小字分注今文良以史公所

載完篇不過十餘史記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者攸誓鴻範金縢肅誓尚屬完篇微子

多士毋佚君奭甫刑文侯之命秦誓皆不完博士之傳列宿難尋廿八若必勇更習本

臆造經文則天吳紫鳳未免倒顛清廟生民將遭塗改自我作古

恐為西河所訶毛西河古文尚書宛詞詆訶羅氏父子私造今文尚書甚至若改造經字恐似羅氏所為獨抱

遺經詎真東漢之舊漢石經亾今文尚書遂無完本仍用通行之字庶無杜撰之

譏凡有古義可憑但云今文作某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善化皮錫瑞

堯典第一 唐書 標目云堯典第一者書正義曰檢古本竝石

達及見石經搨本是今文尚書以堯典第一標目也云唐書者王  
充論衡正說篇曰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  
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  
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為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  
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為言蕩蕩  
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  
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  
中周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衰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  
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為秦漢之為漢秦起於秦漢興於  
漢中故曰猶秦漢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為秦漢作道德  
之說矣此引當時博士今文家言仲任非之而自為之說其說雖  
不同而以唐虞夏殷周為五家則同鄭君書贊曰三科之條五家  
之教三科者古文家說謂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家也據尚書大傳  
文家說謂唐一家虞一家夏一家商一家周一家也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堯典之前題曰唐傳以後題曰虞傳夏傳有書而後有傳則伏生所治尚書當以堯典為唐書皋陶謨為虞書禹貢以下為夏書湯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正與論衡所引尚書說同亦今文家言也段玉裁云漢魏人祇有歐陽夏侯尚書無謂歐陽夏侯尚書為今文尚書者晉以後古文盛行始言今文尚書以別於馬鄭古文且所據伏生史公之說有出於歐陽夏侯三家之先者故不得以歐陽夏侯尚書標目也漢人解尚書之義不同鄭君贊曰孔子尊而命之日尚書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引尚書璇璣鈴日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書正義云鄭康成依緯以尚字為孔子所加今遺其文藝文類聚引璇璣鈴日尚書篇題號尚者上也天垂文象布節度書者如也如天行也又日書務以天言之鄭君蓋用其說春秋說題辭日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又日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期運明受命之際緯書皆今文說論衡正說篇日尚書者以爲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為下所書又須頌篇日或說尚書日尚者上也上鄭君以尚書為天書又日尚書者仲任所引亦今文說而與鄭君以尚書為天書又日尚書者所加之說不同釋名釋書契日尚書尚上也以堯為上始而書其

時事也與論衡說略同論衡書解篇言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則仲任習歐陽尚書所引蓋歐陽說鄭君殆用夏侯說故不

堯典大傳曰堯典

曰若稽古桓譚新論曰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日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為博士授信都秦恭延君恭增師法至百萬言夏侯建傳日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是日小夏侯本所繁理富延君復申其說故其文尤繁惜其說皆不可攷據桓君山所引則小夏侯尚書以日若稽古四字絕句班固東巡頌日若稽古三字發端用今文尚書說也周書解者漢策文多以若稽古三字發端用今文尚書說也周書解云若稽古發端惟王又武穆解日若稽古四字為句不特皋陶謨也皆以若稽古發端段玉裁說日若稽古四字為句不特皋陶謨也蓋堯典亦然逸周書武穆解可證也劉逢祿說孔子序三統之書首夏書唐虞者夏之三統也則日若稽古四字當是孔子尊加之辭或周史臣所加○今文一若稽古○今文尚書亦作若稽古王文考靈光殿賦日粵若稽古帝漢祖宗今文尚書亦作若稽古



今文說其子文考所引亦必今文蓋三家之本不同也稽古之義  
 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  
 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理雅圭以稽古爲考其誼甚明太誓之篇  
 雖非伏生所得然其文載於大傳史記博士已合於今文廿九篇  
 之內則其說必與今文同又匡衡告祭殿廟文云欽若稽古承順  
 天心誼亦當爲考古若訓爲同天與下句不合也郊祀志又引大  
 誓曰正稽古師古曰今文大誓周書也稽考也志又曰今既稽古  
 建定天地之大禮律麻志曰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師古曰稽考也  
 考於古事而法度益明志又曰稽之於古今則以稽爲考甚明師  
 古之說不誤武帝紀元狩六年詔曰稽諸古贊曰至於稽古禮  
 文之事猶多闕焉董賢傳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杜鄴傳  
 曰事稽諸古王莽傳曰則天稽古後漢書章帝詔曰五經剖判去  
 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  
 古求道真也范升傳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承天蓋言稽古之  
 奉君馬融誣奏李固引同亦必引用成語稽古與述舊相對爲義  
 則稽古爲考古無疑舊不指君古亦不當指天承天蓋言稽古之  
 效耳若云主不同天無以承天則重複無義李賢注引鄭注同天  
 固東都賦曰憲章稽古引此以證同天之義蓋亦未之思耳他若班  
 固東都賦曰憲章稽古引此以證同天之義蓋亦未之思耳他若班

舊黃瓊請舉藉田禮疏曰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  
 天桓榮傳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東觀書曰稽乾則古安帝策  
 夏勤文曰朕承天序維稽古又郭丹傳曰古者卿士讓位今功曹  
 稽古合經蔡邕和熹鄧后諡議曰事不稽古不以爲政趙岐孟子  
 題辭曰訪論稽古荀悅漢紀曰夫成大化者必稽古立中務以正  
 其本也續漢書律麻志曰此諸術爲近然猶未稽於古劉寬碑曰  
 開學稽古訓谷儒林凡此諸說皆不可以同天解之是以稽古爲  
 考古兩漢諸儒皆無異義賈馬王肅說爲順攷古道今文家說蓋  
 亦相同惟鄭君解爲同天正義云用尙書緯說緯書多同今文似  
 亦今文異義然與漢人所引稽古之義皆不相合孫星衍以鄭君  
 同天之解爲解帝堯帝字非解稽  
 古其說近是或正義誤引鄭注歟  
**帝堯** 璇璣鈴曰帝者天號王者人稱在政不私公位稱之曰帝樂  
 尙書大傳說云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舜者推  
 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堯緒也白虎通號篇云帝王者何號也  
 德合天地者稱帝帝者天號號言爲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  
 又云書曰帝堯帝舜謂之堯者何堯猶堯也至高之貌清妙高  
 遠優游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舜也言  
 能推信堯道而行之劉熙諡法曰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



故謂之堯也義本大傳又白虎通諡篇曰帝者天號也以爲堯猶諡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號耳所以諡之爲堯何爲諡有七十二品禮諡法記曰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錫瑞謹案此今文家以堯爲名死後卽以名爲諡也檀弓曰死諡周道也自殷以上未有諡法但以生前之號卽爲死後之稱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皆是也大傳說五帝之稱皆一例是伏生以堯爲號顓頊帝嚳三代世表云號唐堯正義引譙周說亦以堯爲號白虎通引諡法有堯舜蓋後人加之耳史記云帝堯者放勳則當以帝堯曰放勳五字爲句而攷河命曰若稽古帝堯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摠維戒日若稽古周公且皆連若稽古三字成文則今文家亦或以日若稽古帝堯六字爲句蓋帝堯二字上屬下屬義皆可通故大戴禮以日放勳三字爲句考蓋靈耀曰放勳欽明文塞晏亦以放勳下屬爲句也又案大傳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是舜當時本稱王今稱帝堯舜皆據周制言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紂王璫雉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尙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紂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祀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容

而朝又曰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何也曰帝號必存五帝代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諡卑故四帝後諡也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疏之義也又曰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紂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細爲九皇下極其爲民董子之說以爲古天子生時皆稱王推前二代竝爲三王又推前五代爲五帝又推前九代爲九皇後人以夏殷周爲三王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皆沿周制言之漢舊儀曰祭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古帝王凡八十一姓蓋用董子之說蒼頡黃帝史臣其製字以王居門中爲閭是黃帝當時亦稱王據董子說則黃帝乃周人追諡耳此西漢今文說東漢以後知之者尠矣

**曰放勳** 大戴禮趙岐孟子注皆作放勳武梁祠畫象作放勳蓋勳本爵篇引中候曰天子臣放勳御覽八十皇王部五引中候運衡曰帝堯刻壁率羣臣東沈于雒書曰天子臣放勳德薄施行不元此今文作勳之證中候引堯祀天文稱臣放勳祀天必自稱名則今文說以放勳爲堯名史記堯本紀曰帝堯者放勳舜本紀曰帝舜者名曰重華故馬融注曰放勳堯名趙岐注孟子曰放勳堯名也武梁祠畫象曰帝堯放勳帝舜名重華重華爲名則放勳亦名可



知蓋堯舜名也放勳重華亦名也皋陶一名庭堅不得以古無二  
名為疑說文勳古文作助今文亦作助者段玉裁說壁中亦有今  
文伏生亦有古文非孔氏者皆古文無今字伏生者皆今文無古  
字也劉逢祿說放勳號也馬融以為堯名名即號也帝者三王以  
前尊加之辭堯當時亦稱王也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欽明文思安安** ○今文作欽明文塞晏晏 ○後漢書和熹鄧后紀  
晏晏此今文作文塞晏晏之證鄧后紀劉毅上疏曰崇晏晏之政

第五倫傳曰體晏晏之姿陳寵傳曰宏崇晏晏何倣諫為篤景起  
第疏曰陛下履晏晏之姿又奏記宋由曰明公履晏晏之純德又  
上疏論鄧壽曰誠不欲聖朝行誅罰之誅曰傷晏晏之化馮衍傳  
顯志賦曰思唐虞之晏晏崔瑗司隸校尉箴曰昔唐虞晏晏論衡  
恢國篇曰唐之晏晏蔡邕司空袁逢碑曰其惠和也晏晏然衛尉  
卿衡方碑曰少曰文塞敦允元長曰欽明耽詩悅書唐扶頌曰  
崇晏晏之惠康受禪碑曰欽明文塞皆漢人引今文義也鄭注攷  
靈耀曰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鄭亦用今文義 ○一  
作欽明文思晏晏 ○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引尚書攷靈耀曰放  
助欽明文思晏晏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  
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是今文亦作文思或三家本異

不盡由後人改之仲任以欽明文思以下為孔子所言蓋指書序  
言之漢人皆以書序為孔子作今書序作聰明文思而仲任云欽  
明文思者或今文書序與古文書序之字不同也 ○一作聰明文  
塞晏晏 ○後漢書陳寵傳注引尚書攷靈耀曰堯聰明文思攷靈耀  
則今文尚書欽明或作聰明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密微亦是引用今  
與書序合建武泰山刻石文曰昔在帝堯聰明密微亦是引用今  
文尚書段玉裁不知今古文不同  
疑攷靈耀聰字為誤未免疏失

**允恭克讓** ○今文一作克讓 ○說苑敬慎篇曰昔堯履天子之位  
恭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清虛以待下東觀漢記桓郁傳謙謙允  
讓也史記云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  
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大戴禮五帝德篇文略同蓋史  
記所本也此今文家  
解欽明至克讓之義

**光被四表** ○今文亦作光被四表 ○漢書宣帝紀蕭望之傳載黃  
注曰聖王之信光被四表樂緯注曰言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黃瓊言宦官  
縱恣疏日光被八極胡廣邊都尉箴日光被八極班固典引日光



被六幽蔡邕注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引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  
上之被中論法象篇曰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史晨祀孔廟碑  
表之光于上下魏公卿上尊號秦碑曰光被四表王粲無射鍾銘曰  
格于上下光於四方曹植求通親表曰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  
之美吳封禪國山碑曰格于上下光被四表橫被無窮王莽傳曰  
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曰化溢四表橫被昔我光武受命橫被  
四表崔駰傳崔篆慰志賦曰聖德滂以橫被東巡誥曰帝道橫被  
是故橫被六合張衡東京賦曰惠風橫被東巡誥曰帝道橫被  
行海表是也玉燭寶典序橫被四表漢書禮樂志平當正雅樂議曰  
况於聖主廣被之資成陽靈臺碑曰爰生聖堯名蓋世兮廣被之  
恩流荒外兮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堯德廣被四表沈子瑛  
竹江堰碑曰廣被四表唐扶頌曰追惟堯德廣被四表又曰至德  
曰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華陽傳曰廣被四表又曰至德  
聖德廣被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又曰至德  
廣被郭璞山海經圖讚狄山帝堯葬於陽云聖德廣被是也蓋光  
皆歐陽夏侯三家古文異字然字異而義同光被卽廣被亦卽橫

被皆是充塞之義後漢書陳寵傳曰聖德充塞假于上下是其明  
證僞孔傳訓光爲充蓋本三家今文舊說鄭君訓爲光耀非其義  
也段玉裁以爲古文尙書作光今文尙書作橫蓋未知今文亦有  
作光者陳喬樞據後漢書桓焉傳云焉傳歐陽尙書授帝禁中以安帝詔引橫被  
授安帝鄧宏傳云宏少治歐陽尙書授帝禁中以安帝詔引橫被  
爲歐陽今文又據黃霸傳從夏侯勝尙書授帝禁中以安帝詔引橫被  
小夏侯異文其證甚瑁然未引今文一作廣被所引漢人橫被乃  
被之文亦有未盡蓋猶有漏義也若成陽靈臺碑云德彼四表乃  
可證四表之義攷靈耀曰二十八宿之本也下云廣彼之恩亦段彼爲被  
游之極謂之四表書說云日照四極九光東日中南日西  
日宵中北日短光照四萬里假下十萬里又云日出於列宿之  
外萬有餘里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里又云日出於列宿之  
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春則星辰西游夏則星辰北游秋則  
星辰東游冬則星辰南游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  
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亦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鄭注曰天行  
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  
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也鄭注緯書亦用今  
文故方行作行然因此  
附會光爲光耀則非也



格于上下

○今文亦作格于上下蔡邕典引注引作格于上下張

國山碑皆引作格于上下○一作假于上下○段玉裁說文解

字引虞書曰假于上下王逸注招魂曰假至也書曰假于上下

師多用今文尙書此今文與古文同也後漢書順帝紀丕顯之德

假于上下史記假人元龜假于皇天假于上帝漢書惟先假王正

厥事尙書大傳祖考來假皆今文尙書有假無格之證錫瑞謹案

假格通用三家異文有作格者非必後人改之段云古文作格今

文作假亦未盡然也後漢書明帝紀詔陳寵傳疏皆引假于上下

馮異傳安帝詔云昭假上下白虎通禮樂篇引尙書曰前歌後舞

此皆漢人用今文作假段氏所未及引者

克明俊德○今文亦作克明俊德論衡程材篇曰堯以俊德致黎

篇曰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堯之德明也仲任以明德屬堯與

大學自明其德鄭君以俊德為賢才兼人者非今文義也○一作

德為自明其德鄭君以俊德為賢才兼人者非今文義也○一作

克明馴德○史記曰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言堯自明其德

以訓九族段玉裁說訓馴順三字通用堯典在歐陽夏侯當作克

明訓德與五品不訓用字正同徐中散在晉末雖今文尙書已佚

而祖飢謚哉之類尙有一二又采集舊聞知馴訓字故云古訓

字也○一作克明峻德○大學引帝典作峻大小戴與夏侯尙書

同師是夏侯本作峻漢書平當傳曰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

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當習歐陽尙書見儒林傳則歐陽家

亦作峻也當引此以證聖人之德

亡以加於孝則亦以峻德為堯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正義引夏侯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

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

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

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

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

之母姓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

慎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服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許

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駁云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

人子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唯

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

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不在族中明矣據此則許從今文鄭從古文

嫁女取婦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據此則許從今文鄭從古文

今文尙書文卷一  
七







文義詩小雅采菽正義堯典平章百姓昭明班固典引曰惇睦辨章之  
集引尚書大傳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班固典引曰惇睦辨章之  
化洽答賓戲曰辨章舊聞御覽引東觀漢記曰臣下百僚力誦聖  
德紀述明詔不能辨章三國魏志景元元年有司議奏曰朝廷所  
以辨章於天下者也

**協和萬邦** ○今文作協和萬國 ○今文邦多作國史記曰合和萬

萬國漢書宣帝紀成帝紀地理志引皆作協法言先知篇曰堯親  
九族協和萬國王莽傳曰萬國和協東觀記和帝賜彭城王恭詔  
曰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漢紀杜業曰昔唐虞協和萬方致雍  
熙之政易國為方臨文不拘也後漢書明帝紀論衡儒增篇引作  
協和萬邦與今文不合疑後人改之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  
舟車以濟不通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壘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  
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曰協和萬國此之謂也據此  
則今文說以萬國為實有萬國非虛數也 ○一作叶和萬國 ○今  
文協亦作叶論衡齊世篇引作叶說曰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者  
也又魏增篇曰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並  
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  
者眾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仲任以萬國為增而非實蓋

歐陽說與班孟堅夏侯說不同協作叶者叶古文協大傳不叶  
于極白虎通叶時月皆引作叶是伏生今文亦有古文之證

**黎民於變時雍** ○今文作黎民於蕃時雍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

黎眾也時是也雍和也言眾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也韋昭曰蕃  
多也陳喬樞說易文言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故應劭  
以變化說蕃字之義也古文尚書作於變今文尚書作於蕃韋昭  
以蕃訓為多如其字釋之從今文家說也孫星衍說潛夫論考績  
篇云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以養釋蕃云致時雍疑又  
以時為時代之時案後漢書魯恭傳曰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深  
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  
雍則今文說有以時為時代之時者 ○一作於元時雍 ○漢書地

理志引作卞孔宙碑引作元段玉裁說元卽今之  
卞字弁之變體弁蓋蕃之段借字古音弁讀如盤

**乃命羲和** 孫星衍說西漢諸儒用今文說以羲仲等四人卽是羲

星辰之行是羲和於周為太史之職也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  
數者於唐虞羲和是不以周為太史之職也史記天官書云昔  
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命不失其序百官公卿表云  
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注應劭曰堯命四子



分掌四時之教化也張晏曰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食貨志云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魏相傳云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論衡是應篇云堯侯四時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時氣是以仲叔等四子為羲和今文說也錫瑞謹案孫說是也兩漢諸儒皆以四子即是羲和羲和專掌天文不治民事孫氏所引之外如史記麻書曰堯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法言重黎篇曰堯近重和近黎漢書律麻志曰麻數之起上矣傳述頤頤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麻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藝文志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麻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古今人表有羲中羲叔和仲和叔別無羲和後漢質帝紀本初元年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續漢書天文志曰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律麻志曰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麻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中論麻數篇曰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三國魏志注引王沈魏書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職據此諸說以羲和為司天皆無異義惟馬鄭之注以羲和與四子為天地四時之官四子即是四岳與諸儒之說大異鄭云官名蓋春為秩宗夏為司馬秋為士冬

為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今即其說辨之虞有九官見於尚書竝無六官之名九官中亦無司馬舜以蠻夷猾夏屬之作士是兵刑合為一官班孟堅作漢書刑法志兼言兵不別立兵法志蓋用今文尚書之義稷為天官古無明文國語云稷為大官不云天官鄭蓋以緯書云稷為司馬又云司馬主天故傳會為是說然據鄭義夏為司馬則司馬非主天鄭又云初堯天官為稷禹登用之年舉棄為之時天下賴其勞後雖作司馬天下猶稱其箋詩又云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勞後雖作司馬天下猶稱其箋詩又焉如其說則棄於堯時已為天官其職最尊若周之冢宰矣何以堯舜禪讓皆不及棄且稷為天官司馬為夏官天官尊於夏官后稷有功於民何以又由天官而降為司馬舜時九官竝命皆屬要職何以舉其五而遺其四又於其內增一司馬是其為說皆不可通鄭創為是說者蓋以重黎司天地似近天官地官四子分主四時近春夏秋冬之官不知唐虞官制與周官不同非可強合為一羲和司天之官不得兼治方岳之事漢書公卿百官表云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各四岳以舉賢才揚側陋是今文家於四子四岳分別甚明向疑今文尚書家有師說古文尚書家竝無師說專據周官等書比附為之即此可見其槩據伏生大傳古有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其時三公不知何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其時三公不知何



名或如周制三公在六卿中其時三公即在九卿之中或別有三  
公蓋未可知司徒司空之外或增太尉或增司馬亦未可知要與  
義和四子司天之官不相涉也陳喬樞以鄭注為今文不知鄭義  
與今文多違是其大蔽鄭與今文違異者甚眾略舉其一以俟識  
者隅反○今文一作迺命義和○今文乃亦作迺見漢書律麻志  
漢書引經辭離騷經曰吾令羲和弭節兮今文義亦作曦見論衡是應篇  
引案楚辭離騷經曰吾令羲和弭節兮今文義亦作曦見論衡是應篇  
注皆云羲和日御也廣雅釋天云日御謂之羲和山海經云東南  
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  
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據注文則經云生十日當是主十  
日之誤十日甲至癸也郭璞注曰羲和能生日也故曰為羲和之  
子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景純以日為羲和之子似誕而  
云堯因是立羲和之官證以論衡作曦則其說當有所本淮南子  
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潛夫論愛日篇云化國之日舒  
以長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此皆以羲  
和為日御者也又攷漢志云黃帝使羲和占日楊雄河東賦曰羲  
和司日李尤漏刻銘曰乃建日官又曰乃命羲和是義和即日官  
此皆以羲和為日官者也蓋羲和本日御之名黃帝取其名立是  
官以司日堯命羲和蓋亦因於古耳王仲任引作曦和則三家今  
文必有別本從日作曦者亦因其本以日御得名也以羲和為兼

治民事其謬  
不待辨矣

欽若昊天

五經異義今尙書歐陽說春日昊天夏日蒼天秋日旻  
天冬日上天總為皇天爾雅亦然謹案尙書堯命羲和

欽若昊天總敕四時知昊天不獨春鄭駁異義云元之聞也爾雅  
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  
言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  
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無可怪耳錫瑞謹案鄭從今文  
說故與許君不同而說文作昇云春為昇天元氣昇昇則亦同今  
文說蓋由異義早成說文晚定故也今爾雅作春蒼夏昊與歐陽  
許鄭說為春昊夏蒼者不同而許君引今尙書說云爾雅亦作春昊  
從今尙書說而又以爾雅為不誤者蓋許鄭所據爾雅亦作春昊  
夏蒼與李巡孫郭之本異也史記作敬順  
本爾雅釋詁釋言漢書藝文志亦作敬順  
麻象日月星辰  
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云書曰麻象日月星辰此  
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  
孫星衍說李尋言俯察地理者蓋謂下宅岬夷宅南交等亦以羲  
和即羲仲等四子也錫瑞謹案李尋師張山拊受小夏侯尙書所  
引者小夏侯說也麻象史記作數法索隱曰謂命羲和以麻數之  
法文燿鉤曰堯眉八彩是謂通明麻象日月璇璣玉衡白虎通聖



人篇說同蓋以璇璣玉衡當書之星辰即今文家以旋機為北極  
玉衡為北斗之說也後漢書襄楷傳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  
教堯舜雖聖必麻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  
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則又以星辰為五緯所在

**敬授人時**。今文當作民時。○段玉裁說民時衛包改作人時古  
授民時皆治古文尙書者也史記五帝本紀漢書律厯食貨藝文  
志李尋王莽傳孫叔敖碑亦皆引敬授民時皆治今文尙書者也

錫瑞謹案段所引外如漢書百官公卿表敘漢官儀潛夫論愛日  
篇班祿篇後漢書劉陶改鑄大錢議亦皆引作敬授民時是古無

不作民時者惟尙書大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  
昏中藏田獵斷伐當上告之天子而下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

斂蓋藏田獵斷伐當上告之天子而下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  
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故曰敬授人時此

之謂也伏生大傳不應獨作人時蓋後人據今本尙書改之御覽  
引大傳作民時禮月令正義引尙書考靈耀曰主春者鳥星昏中

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  
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

四星之中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  
傳略同說苑雜言篇文亦與大傳略同引書曰敬授民時蓋亦全

人則大傳之文而作民不作  
人則大傳亦必作民時也

**分命義仲**。鄭注云仲叔亦義和之子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義仲  
星衍說知主方岳之事為四岳者大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孫

其下有義伯和伯等樂與陽伯夏伯秋伯冬伯為六方嶽之事是  
注云堯始得義和命為六卿其主春夏秋冬者並置八伯又注大

為四嶽出則為伯後稍死驩兜共工等代之乃分置八伯又注大  
傳儀伯云儀當為義義仲之後也義伯義叔之後也鄭據大傳為

後也不及和叔者脫文此鄭據大傳為說錫瑞謹案鄭據大傳為  
說實與伏生之義不同伏生據四星之昏中以敬授民時則亦以

四子即是義和無以四子為即四嶽之說也大傳云惟元祀巡狩  
四嶽八伯是其時四嶽八伯並列鄭云四嶽死乃分置八伯明與

大傳不合大傳有儀伯又有義伯何以知儀當為義一傳為說不  
是叔後大傳八伯缺一又何以知為和叔之後鄭據大傳為說不

過因其中大傳義伯和伯與經所云義和偶合遂傳會為一以證其  
四子即四嶽之說耳伏生之義雖難詳知據兩漢諸儒所引今文

皆不以四子為四嶽則不得如孫氏傳會鄭義為今文說也風俗  
通曰義氏堯卿義仲之後應仲遠兼

治古文或用鄭說亦無六卿明文

今文尙書考證卷一

世



宅岨夷。引度西曰柳穀此鄭所引今文尚書也。然則宅岨夷宅南

交宅朔方今文皆作度矣。岨夷今文尚書也。岨當本是禹或增山旁耳。史記夏

本紀索隱曰岨夷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禹鐵。尚書堯典釋文

日尚書攷靈曜及史記作禹鐵。尚書正義卷二曰夏侯等書宅岨

夷為宅岨鐵。作宅者誤。依古文尚書。岨鐵即禹鐵。鐵者古宅岨

鐵者鐵之譌體也。案路史陶唐紀注引帝命驗曰禹鐵。鐵在遼西即

青之岨夷。近出日故敬賓出之。一作度岨鐵。書正義引夏侯

等書作岨鐵。岨字與說文合。非必後人增之。鐵譌體當作鐵。蓋作

岨鐵者。夏侯尚書作禹鐵者。歐陽尚書也。陳喬樞說鐵古音通。夷

故從夷。作鐵。鐵字同禹夷。即岨鐵之消文。今文尚書或作岨鐵

或作禹鐵。讀皆同夷。皆三家之異文也。○一作度。郁夷。○史記云

居郁夷。度作居。以訓故。代經文方言曰。度居也。東濟海岱之間。或

日度。禹郁一聲之轉。據尚書釋文。則史記亦有一本作禹鐵也。近

人或據詩小雅周道倬漢書地理志引作郁夷。謂郁夷即倬夷。近

郁音近倬。倬即今日本之地。據後漢書東夷傳。說夷有九種。云昔堯

命羲仲宅岨夷。曰岨谷。蓋日之所出也。或說似近之。而說文云岨

山在遼西。索隱云。按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禹

鐵。在遼西。則今文說以爲在遼西。非倬夷之地。

日暘谷

○今文作日暘谷。○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暘說文暘字

知相屬之暘谷。今文無疑也。○一作日湯谷。○史記作暘谷。索隱

日史記舊本作湯谷。今文並依尚書字。按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浴于

咸池。則湯谷亦有他證。明矣。據索隱說。則史記本作湯谷。亦出今

文尚書。湯谷之證。於索隱所引外。如楚辭天問曰。出自湯谷。王逸

注云。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又遠遊曰。朝濯髮於湯谷。兮山海經

日黑齒之北。曰湯谷。論衡說日篇曰。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

外。東方有湯谷。又談天篇曰。且日火也。湯谷水也。說文云

彘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彘木皆作湯。與史記同。

寅賓出日

大傳曰。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

報天德。迎日於東郊。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於南郊。所以

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堯典曰

寅賓出日。此之謂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

事月。常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民人。事君之道也。

正用大傳之義。鄭注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也。與今文說同。帝

命驗曰。春夏欲早作。故令民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其解經



借作寅古文或用本字故李仲璇孔子廟碑引作寅賓集韻引寅  
賤作寅淺也尚書釋文云賓如字徐音儼說文云儼導也史公訓  
賓為道則今文尚書亦  
段賓為儼道之儼矣

**平秩東作** ○今文亦作平秩東作 ○趙岐孟子注引今文尚書作  
比大傳曰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萬  
物之出也故謂東方春也 ○一作便程東作 ○史記曰便程東作  
索隱曰劉伯莊傳皆依古文作平秩音然尚書大傳曰辨秩東作  
則是訓秩為程言便課其作程者也正義曰便程並如字後同耕  
作在春故言東作命義仲恭勤道訓萬民東作之事使有程期孫  
星衍說平秩為便程者聲俱相近說文載從大戔聲讀若詩鼓  
大猷今作秩是也案史公作便程蓋歐陽尚書異文非訓秩為程  
也 ○一作辨秩一作辨秩 ○史記索隱引大傳曰辨秩東作周禮  
馮相氏注引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調仲秋辨秩西成仲冬  
辨在朔易賈公彥疏云據書傳而言是鄭亦引今文與索隱所引  
合辨辨實一字也風俗通祀典篇引青史子云歲終更始辨秩東  
作萬物觸戶而出與大傳合惟北海相景君碑云辨秩東衍易作  
為衍不知何義王念孫云衍讀曰挺集韻云挺方也辨秩東衍猶  
言平秩東方未知是否東作等語兩漢今文家亦以屬農事言漢

書王莽傳曰每縣則耕以勸東作每縣則媵以勸南儻每縣則穫  
以勸西成每縣則粟以勸蓋藏後漢書質帝紀續漢書禮儀志皆  
云方春東作蔡邕行考城頌云勸茲耜民東作是營應劭漢書注  
云東作耕也趙岐孟子注云東野人東作田野之人書曰平秩東  
作謂治農事也是以東作為耕皆無異義列子楊朱篇曰宋有田  
父暨春東作則其義古矣近人或以東作等文為治麻法非古義

**日中星鳥** 大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則鳥即張也天官書云張素即  
鳥之喙也高誘淮南子注云三月昏張其星中于南方

**以殷仲春** ○今文作以殷中春 ○史記作中下同西嶽  
華山廟碑云皆以四時之中月是古不作仲

**厥民析** 風俗通祀典篇云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中春  
厥民析高誘呂覽仲春紀耕者少舍注云皆耕在野少有

在都邑者也尚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史記司馬  
相如傳索隱引如淳曰析分也言使民分散耕種

**鳥獸孳尾** ○今文作鳥獸字微 ○史記曰鳥獸字微說文解字敘  
云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解字云尾微也釋名釋形體

曰尾微也承春之末稍微殺也是孳字尾微音義俱近江聲說魯  
語曰鳥獸孕韋昭注謂春時又曰鳥獸成章注云謂立夏鳥獸以  
成是則春時鳥獸  
方字乳而尚微也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申命義叔宅南交。○今文作度南交。○大傳曰中祀大交鄭注云仲也古字通春為元夏為仲五月南巡守仲

祭大交氣於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是也王引之說大傳所稱皆今文尚書鄭注大傳所引皆古文尚書是古文作交今

文作大交也以曰陽谷曰幽都例之大交之上當有曰字古文尚書脫曰大二字耳幽都山各大夫與之相對則亦山各無事別求

其地而謂當有曰明都三字矣錫瑞謹案墨子節用篇云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際幽都韓子十過篇文略同淮南修務訓云

堯北撫幽都南道交趾大戴禮云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說苑反質篇云臣聞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

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大傳云堯南撫交趾與墨子韓子大戴說苑文同則亦當有北服幽都句文不具耳以交趾與幽都對舉則

南交即交趾無疑王氏云當作度南曰大交以大交為山名與大傳南撫交趾為地名不合未敢據其說為今文以增經字也

平秩南訛。○今文作便程南為。○史記作便程南為。○索隱曰為依安國強讀為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據索隱說則史記

本作南為今作譌乃後人改之鄭注周禮引書傳作譌恐非書傳之舊云南為者古譌為為成漢書天文志戎叔為孟康曰為成也

易緯通卦驗某豆不為淮南天文訓禾不為春秋絲露五行順逆

篇魚大為皆當訓成。○一作辨秩南為。○辨秩見上王莽傳云子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媯以勸南僞古為僞通用以南僞為耨

媯亦今文說大傳曰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謂之夏夏者假也吁茶萬物養之外者也故曰南方夏也

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文作中夏見上。○考靈耀曰主夏鳥星為春候火星為夏期專陽相助同精感符

厥民因鳥獸希革。○漢書鼂錯傳曰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

分命和仲。○今文作申命和仲。○史記作申命蓋今文尚書

宅西曰昧谷。○今文作度西土曰柳谷。○史記曰居西土曰昧谷集解曰徐廣曰一無土字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

作柳谷駟案鄭元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索隱曰徐廣曰一作柳柳亦日入處地名據徐說史記本作柳虞翻奏鄭解尚

書違失事言古大篆非字讀當為柳古柳亦同字而以為昧是自鄭君始改柳為昧史記不得先作昧谷蓋即後人據鄭本改之如

湯谷改陽谷之比耳書正義引夏侯等書昧谷曰柳谷是今文尚書作柳谷之明證莊述祖說文卯為古文酉字非為春門萬物



以出酉為秋門萬物以入故秋曰卯谷伏生書借柳作卯如字讀  
 之今文之誤漆書本作卯鄭氏誤以為卯而讀味翻又從今文以  
 改古文今當從古文正作卯錫瑞案莊說非是論衡說日篇云儒  
 者論日且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  
 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蓋柳谷即細柳之地故索隱以為日  
 入處地名東為陽西為陰柳谷對為義不必作卯字○一作度  
 西曰柳穀○周禮天官縫人娶柳鄭注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  
 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買疏云書曰者是濟南伏生書傳文  
 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大傳曰秋祀  
 人語據此則今文尚書作谷亦作穀其氣於華山也柳聚也齊  
 谷大傳用假借史記夏侯等書用本字乃三家異文谷與穀古通  
 莊子云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謨本穀作谷是其證也柳谷乃  
 日入處地名鄭賈訓柳為聚非今文義孫星衍據賈疏云日將沒  
 其色赤謂說文有穀字云日出之赤  
 則穀當假借為穀說太鑿不可從  
 寅餞納日○今文作寅餞入日○大傳曰寅餞入日辨秩西成傳  
 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帝命驗曰秋冬欲早息故令  
 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餞納日春秋殺帝命驗曰秋冬欲早息故令

文作餞之明證王應麟漢藝文志載漢人引書異字有寅餞入  
 日今文尚書又有寅餞納日古文尚書也史記易其文曰敬道日  
 入與春言敬道日出合道猶導也導引也兼迎送二義寅賓者迎  
 日之出故云敬道日出寅餞者送日之入故云敬道日入帝命驗  
 所謂春迎其來秋送其去也大戴禮五帝德篇曰帝嘗麻日月而  
 迎送之大戴與今文尚書義合偽孔傳訓餞為送正用今文之義  
 大傳以寅賓日出為春分朝日此文缺焉弗詳然據鄭注以寅賓  
 出日謂春分朝日與大傳同則此注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亦  
 必與大傳同鄭亦用今文義也儀禮士虞禮鄭注云古文餞為踐  
 是餞踐同字今文尚書作餞古文或作踐亦作踐與踐義相近  
 鄭注成王政序訓踐為滅馬云淺滅也是以踐訓淺然滅猶沒沒  
 猶納納日上不必更言沒其說迂迴難通段玉裁云今文尚書作  
 踐故馬從之說尤非是以大傳  
 餞字為後人所改亦不然也  
 平秩西成崔駰西巡頌曰惟秋穀既登上將省斂平秩西成○今  
 作辨秩大傳曰西方者何也鮮方也辨秩西成○史記作便程大傳  
 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者萬物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文作夜殷史記作正蓋今文尚書  
 史記作夜殷史記作正蓋今文尚書







日短星昴

攷靈耀曰虛星為秋候昴星為冬期陰氣相佐德乃不邪子助母收母合子符

以正仲冬厥民燠鳥獸氄毛

氄毛段玉裁說亦淺人用馬訓加火菊耳馬云煖也此讀與為燠與自可引伸兼煖義不俟加火菊洪範說庶徵字本作與史記漢書公羊傳注皆爾。一作鳥獸與毛。段玉裁說今文尙書作褒說文褒字下云虞書曰鳥獸與毛。與毛部引鳥獸華髦絕異蓋今

文尙書也。一作鳥獸氄毛。漢書鼃錯傳曰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氄毛錯親受尙書於伏生疑今文尙書有作氄毛者

帝曰咨汝義暨和蕃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白虎通引尙書作蕃則今文亦作蕃。今文一

作歲三百六十六日亦作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史記本紀作歲三百六十六日漢書律厯志作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蓋三家之本不同而皆無上文帝曰咨汝義暨和七字蓋今文尙書本無之非消文也蕃作歲亦今文尙書白虎通四時篇曰所以名為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為一歲也元命包曰歲之言遂也宋均注遂出也出行事於所直辰也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漢志白虎通公羊傳解詁皆作定與史記異者蓋三家今文不同白虎通日月篇曰月有

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讖曰閏者陽之餘獨斷曰閏月者所以補小月之減日以正歲數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今文定一作正。史記作以閏月正四時成歲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今文亦作庶績咸熙。蔡邕薦皇甫規表云臣聞唐虞以師師咸熙太尉橋公廟碑云

庶績既熙是今文亦作咸熙。一作庶績咸喜。漢書律厯志曰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眾功皆美師古曰此皆虞書堯典之辭也錫瑞謹案師古及見今文石經似所引堯典為今文茲不據以爲今文者班氏以百工作百官庶績咸喜作眾功皆美皆以故訓改經與史記云信飭百官眾功皆興相同非今文尙書本然也知者場雄美新云百工伊凝庶績咸喜子雲所用皆今文尙書是也今文作咸喜若作眾功皆美子雲不得引爲庶績咸喜也段玉裁說疑今文尙書作庶績咸喜與熙古通見文選注引李登聲類賈鮪作游熹篇言游沲大盛或誤作游喜匡謬正俗亦言熹誤爲熹字讀喜音然則美新喜字熹之誤也案段說亦非是漢膠東令王君碑云庶績咸喜漢書律厯志曰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



心敬投獲咸喜以明予祖之遺功皆作咸喜與美新所引合是美新作喜非熹字之誤蓋今文尚書本然也

帝曰疇咨。容四嶽是其證。漢西嶽華山廟碑云是以唐虞疇咨。魏元丕碑云訓咨羣寮吳谷朗碑云訓咨羣司。後漢書崔篆慰志賦云亦號咷以訓咨是其證。

若時登庸。史記曰誰可順此事案史公彙括經文之義孫星衍云史公以容為此時為事傳會失之張守節正義曰言將登用之嗣位也以登庸為登用嗣位蓋本漢人舊說三家今文之遺揚雄美新云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此今文說以登庸為登帝位之證如今文說可以解孔疏求官而薦太子之疑僞孔以肩子朱為肩國君其謬不待辨矣馬注云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與今文義不合蔡邕琅琊王傳蔡公碑云若時徵庸登祚王臣蓋易登為徵以避下句登字非必今文作徵庸也

放齊曰胤子朱啟明。開明錫瑞案啓為開者今文尚書禮古文作啓今文啓皆為開可證允作嗣故訓字朱作丹朱亦史公以意增經非今文尚書本然也知者漢書律厯志曰堯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朱之封丹必在舜徵庸之後其先則朱為太子故稱胤子大傳曰堯為天子丹朱為太子舜為左右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

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略說曰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八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則君為臣則臣長幼之序入大學則君子則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為父則父為子則子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則天子以爲左右鄭注云天子當爲太子禮志曰周公居攝踐阼而治亢世子以爲左右鄭注云天子當爲太子禮志曰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所以善成王也據鄭說則太子左右即抗世子法之事大傳云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蓋堯使舜爲丹朱左右如周公使伯禽與成王居抗世子法之意其後灼知舜聖而朱不肖乃使朱處丹淵爲諸侯而以舜爲太子下文賓于四門馬注云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馬云舜迎諸侯正與大傳云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相合蓋堯既廢朱乃使舜居太子之職此時舜未登用放齊稱朱爲胤子則不得稱丹朱史公就其後日所封言之欲人易曉耳不意猶有如僞孔云胤國子爵之顯

違史記者

帝曰吁嚚訟可乎。今文作帝曰吁頑凶。史記曰堯曰吁頑凶不用臧琳說今文尚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凶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帝曰吁嚚訟可乎。今文作帝曰吁頑凶。史記曰堯曰吁頑凶不用臧琳說今文尚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凶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帝曰吁嚚訟可乎。今文作帝曰吁頑凶。史記曰堯曰吁頑凶不用臧琳說今文尚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凶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帝曰吁嚚訟可乎。今文作帝曰吁頑凶。史記曰堯曰吁頑凶不用臧琳說今文尚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凶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帝曰吁嚚訟可乎。今文作帝曰吁頑凶。史記曰堯曰吁頑凶不用臧琳說今文尚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凶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帝曰吁嚚訟可乎。今文作帝曰吁頑凶。史記曰堯曰吁頑凶不用臧琳說今文尚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凶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帝曰吁嚚訟可乎。今文作帝曰吁頑凶。史記曰堯曰吁頑凶不用臧琳說今文尚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凶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帝曰吁嚚訟可乎。今文作帝曰吁頑凶。史記曰堯曰吁頑凶不用臧琳說今文尚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凶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帝曰吁嚚訟可乎。今文作帝曰吁頑凶。史記曰堯曰吁頑凶不用臧琳說今文尚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凶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帝曰吁嚚訟可乎。今文作帝曰吁頑凶。史記曰堯曰吁頑凶不用臧琳說今文尚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凶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帝曰吁嚚訟可乎。今文作帝曰吁頑凶。史記曰堯曰吁頑凶不用臧琳說今文尚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凶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帝曰吁嚚訟可乎。今文作帝曰吁頑凶。史記曰堯曰吁頑凶不用臧琳說今文尚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凶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帝曰吁嚚訟可乎。今文作帝曰吁頑凶。史記曰堯曰吁頑凶不用臧琳說今文尚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凶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帝曰吁嚚訟可乎。今文作帝曰吁頑凶。史記曰堯曰吁頑凶不用臧琳說今文尚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凶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工名也案鄭注尚書以為共工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為氏然則楚辭所謂康回即書云靜言庸違也違與回通古庸字或作康故楚辭言康回秦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董道釋康為庸是也錫瑞謹案史公云善言非謂善惡之善云善言其用僻亦謂其言巧行邪非謂其言善而行惡也說文云彘彘巧言賈連外傳注云譏諷巧言也廣雅釋訓云譏諷善也是善言即巧言之證王逸九辨注云靜言譏諷而無信又九歎注云譏諷言貌引尚書譏諷諍諍言潛夫論救邊篇云淺淺善靖則左傳云靖譏諷謂其善諷耳莽詔云靜言令色尤靜言即巧言之證段云史記以善詰靖似猶未晰互見秦誓篇攷證又案王叔師傳今文家說何至妄舉共工之名其注天問云康回共工名也非以為堯時之共工故引淮南子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是以此共工與顓頊同時若堯時共工何得有觸不周山之事屈子何云地東南傾哉淮南子注明云非堯時共工也惠氏不之攷乃傳會康回即庸違反疑叔師注誤其說殊謬段氏引其說不加辨正亦失之○一作靖言庸回○論衡恢國篇云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堯驩兜共工互易乃可通蓋傳寫之誤

象恭滔天

○今文亦作象恭○史記曰似恭漫天不可似與漫以故訓代經而恭字仍作恭中論引亦作恭○一作象龔

○漢書王尊傳引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師古曰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漫音莫干反一日滔漫也孫星衍說漫與慢同詩蕩云天降滔德傳云天君滔慢也蓋謂其貌似恭敬而慢其天性白虎通壽命篇云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錫瑞謹案孫說近之據史記作滔天與下文洪水滔天作滔字不同疑經所云象龔滔天鴻水滔天兩滔字本非一字水旁與心旁易亂此滔字當作滔史記漫天字當作慢蓋史公訓滔為慢以故訓字代經也師古注漢書云滔漫也漫音莫干反一日滔漫也此文殊不可通凡古書一曰之例皆別為一解而此所云一日滔漫也仍即前云滔漫也三字重複無義必有譌誤一日滔漫也當作一日滔漫也蓋謂漫一作慢以別於上云莫干反之漫也此必漢人服應舊注三家今文之遺師古引之以存異文後人不知今文家別有滔慢之訓乃妄改之或謂共工不善治水以致滔天其說非是班彪北征賦云巨滔天以猾夏兮漢書自敘述王莽傳云篡漢滔天此以滔天即慢天之證也若以為治水豈新莽亦嘗治水耶

帝曰咨四岳

尚書作岳與古文同也以為四岳謂四方諸侯乃今文說韋昭國語注云四岳官名圭四岳之祭為諸侯伯皆不同於鄭說以四岳為四子此今文與古文之說不同也孫星衍以漢書所云為



古文說大誤。○今文岳一作嶽。○谷史記作嗟。故訓字四嶽大傳。史記皆作嶽。說文嶽從山。嶽聲。出古文象高形。是岳為古文嶽為。今文之證。○谷一作谿。○白虎通號篇曰。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為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故尚書曰。帝曰。諮四嶽。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今文作湯湯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史

記作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滅琳說案。論語君子坦蕩蕩。鄭注云。魯讀坦蕩為坦湯。今從古。魯論今文也。是古文蕩蕩字。今出湯湯字。蓋於懷山襄陵。上誤衍蕩蕩兩字。俗人欲區別之。因據今文改上蕩蕩為湯湯。今文無方割。或史公所略也。懷山襄陵。浩浩。史以義讀順之。故云滔天。浩浩懷山襄陵。錫瑞謹案。臧云。蕩蕩誤。衍是也。云經是倒句。史以義讀順之。則非據。史記文則今文尚書。直當作湯湯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耳。皋陶謨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此經當與皋陶謨同。特其上多湯湯二字。文義為順。臧云。史蓋今文尚書本無之。非史公消文無方割二字。文義為順。臧云。史以義讀順之。斷滔天。浩浩為句。安見此經文。非即與皋陶謨同耶。

論衡感虛篇曰。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此今文尚書以鴻水滔天。懷山襄陵。為句之證。仲任引經。惟消去。湯湯浩浩四字耳。鴻水石經作鴻。史記夏本紀亦作鴻。此五帝紀。作洪。後人改之。當本是鴻字也。○一作襄山襄陵。○今文懷亦作襄。見漢書地理志。蓋夏侯尚書多古字。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史記作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以故訓代經。文乂。今文當作艾。大傳從作艾。石經艾用三。

德可證

僉曰於鯀哉。○史記作皆曰鯀可。○今文鯀一作鯀。漢書古今人表。開母廟碑。皆作鯀。

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今文作放命圯族。○史記作負命毀族。不可以故訓代經。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

放。漢書傳喜。傳傳太后詔曰。同心背畔。放命圯族。薛宣朱博傳。制曰。今晏放命圯族。應劭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類。此今文尚書也。馬鄭王皆依今文讀。方為放棄。漢書敘傳曰。諸侯方命。此當是本作放命。

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史記曰。試不可用而已。又夏本紀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錢大昕說。古人語急。



以不可為可也古經簡質得史公而義益明臧琳云今文尚書作試不可用而已恐未可據

帝曰往欽哉史記曰堯於是聽嶽用鯀後漢書鄭興傳曰堯知鯀

帝知鯀不可然猶屈已之是從嶽之非重違眾也

九載績用弗成疏曰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九載乃極後漢書張衡

疏曰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九載乃極後漢書張衡

受命九載功不成中論審大臣篇云唐虞無九載之費矣○一作

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史記作九載功用不成又夏本紀云治水九年

七十載故知此非訓載為歲乃本異也下文三載攷績史記亦作

三歲一攷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通號篇曰或稱朕何亦王者之稱也

朕我也獨斷曰三代年歲之別名唐虞曰載載歲也言一歲莫不

覆載故曰載也又曰朕我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書緯曰初堯在

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異于位中

候運衡曰年者既艾鄭注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時堯年七十故

以七十言之論衡氣壽篇云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

微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即位之

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諸書皆不言堯即位之年惟論語

泰伯疏引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遂以為號陳壽祺

說堯典正義云徧檢書傳無帝堯即位之年則此似非伏生大傳

文疑出書緯錫瑞謹案王仲任習今文尚書而論衡云未即位之

時必已成人則仲任不知堯即位之年也大傳如有明文仲任無

緣不知而論衡之言如此則大傳必無堯即位之年矣陳云疑出

書緯仲任亦非不見緯書者惟偽孔傳云堯年十六即位孔穎達

正義云徧檢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必當有所案據未知出何

書則偽孔傳之外無言堯即位之年者論語疏所引書傳正與偽

孔傳同則其所謂書傳即偽孔傳非伏生大傳也陳壽祺尚書

大傳首引其文蓋誤不足依據尚書中候曰帝堯即位七十載

景雲出翼鳳皇止庭朱草生郊嘉禾孳連甘露醴泉出山

汝能庸命巽朕位相近今文尚書踐朕位由堯言之曰巽由四嶽

言之曰踐錫瑞謹案漢書王莽傳曰往踐乃位蔡質立宋皇后儀

云立貴人為皇后其往踐爾位皆用今文尚書成陽靈臺碑曰堯



以侯伯恢踐帝大戴禮虞戴  
德言大射之禮曰天子踐位

**岳曰否德忝帝位**

○今文作嶽曰鄙德忝帝位。○史記作鄙臧琳  
說今文尚書作鄙論語予所否者論衡問孔作  
予所鄙者兩漢人所引魯論為今文論語作予所鄙者與書古今  
文正同錫瑞謹案文選揚雄羽獵賦注引鄭尚書大傳注云否不  
也疑為否德之注似今文亦作否然  
鄭注大傳與伏生義多不同未敢據

**曰明明揚側陋**

史記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段玉裁說悉舉  
訓明揚貴戚訓明疏遠隱匿訓側陋蓋今文尚書  
作明揚明側陋錫瑞謹案蔡邕瑯琊王傳蔡公碑曰揚明德於側  
陋與段說似相合然無確證。○今文一作仄陋。○漢書循吏傳曰  
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班固北征頌曰拔所用於仄陋左雄  
疏曰興於仄陋張衡思元賦曰幽獨守此仄陋兮李善注尚書帝  
曰明明揚仄陋劉毅論鄧太后注紀疏曰顯揚仄陋邊讓章  
華賦曰舉英奇於仄陋三國魏志曰堯復使嶽揚舉仄陋

**師錫帝曰**

故堯參鄉黨以得舜則師即鄉黨也蔡邕九疑山碑曰  
師錫帝世堯乃授徵汝南周巨勝碑曰聖上詢諮師錫漢獻帝禪  
位冊曰師錫帝命崔駰太尉箴曰師錫有帝命虞作尉蓋用緯書

**有鰥在下**

大傳男三十一而娶女二十而嫁書有鰥在下曰虞舜又  
引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論衡  
吉驗篇云舜未逢堯鰥在側陋用今文皆作鰥風俗通引亦作鰥  
○今文一作有矜在下。○史記曰有矜在民間大傳於矜寡字多  
作矜蓋矜鰥古通用臧琳說古文  
尚書作鰥今文尚書作矜不然也

**曰虞舜**

王符志氏姓云舜姓虞鄭語史伯稱舜之先曰虞幕虞是  
國名後以封國為姓氏也今文尚書以舜為名風俗通皇  
霸篇曰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更制不如名著  
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則今  
文家以舜禹為名不為諡蔡邕瑯琊王傳蔡公碑曰四嶽稱名帝  
曰予聞尤以舜為名之切證戰國策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  
名則其義甚古鄭君亦曰舜名白虎通以舜為諡者亦生  
號死諡之說耳鄭注中候曰禹號也因為德諡是其證

**帝曰俞子聞如何岳曰瞽子**

史記曰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  
盲者子錫瑞謹案汪中說以瞽為官  
名史公義  
不如是



父頑母嚚象傲弟傲錫瑞謹案臧說是也舜之弟名象堯未必知

之且象獨稱名則與上云父母不一例當從史記作弟論衡

日舜兄狂弟傲言舜有兄乃今文家異說而云弟傲則同

克諧以孝烝烝艾不格姦史記曰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以故

象傲遊於嫚舜能諧柔之承事替矣以孝蒸蒸是讀克諧為句以孝

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蒸蒸是讀克諧為句以孝蒸蒸為

句也列女傳又曰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是讀父不

格姦為句也經言以孝烝烝即孝德之形容故漢魏人多

以烝烝為孝者新語道基篇曰虞舜蒸蒸於父母論衡恢國篇曰

舜之烝烝後漢紀靈帝紀曰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後漢書章

帝紀曰陛下至孝烝烝又曰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和熹鄧后紀曰

以崇陛下至孝馬融傳曰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袁紹傳曰伏惟將

軍至孝烝烝張衡東京賦曰蒸蒸之心感物曾思巴郡太守張納

碑曰脩烝烝之孝友高陽令楊著碑曰孝烝內發又曰烝烝其孝

蔡邕胡公碑曰夫蒸蒸至孝德本也朱公叔墳前石碑曰孝于二

親蒸蒸雖離離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蔡邕議曰孝章皇帝至孝烝烝

魏志文昭甄后傳注引三公奏曰陛下至孝烝烝魏下蘭贊述太

子表曰昔舜以烝烝顯其德曹植擊舞歌曰盡孝於田隴烝烝不

違仁家語六本篇曰而舜不失烝烝之孝廣雅曰蒸蒸孝也則知

兩漢經師皆訓烝烝為孝錫瑞謹案王氏引證之外更有史記漢

書酷吏列傳皆曰吏治烝烝不格姦之義東觀漢記丁鴻上奏曰

之事不實皆用經烝烝艾不格姦之義東觀漢記丁鴻上奏曰

陛下尊履蒸蒸黃香和帝冠頌曰躬烝烝之至孝後漢書謝弼論

青蛇封事曰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蔡邕陳留太守胡公碑

曰孝于二親養色宣意蒸蒸雍魏志陳留王紀曰俯順聖敬烝

烝之心陶潛孝傳曰以孝蒸蒸皆今文家說也後漢紀東平王蒼

上疏曰昔虞氏克諧君象有鼻不及以政亦專以克諧屬象說與

列女傳相合惟楊孟文石門頌曰烝烝艾宜則漢人亦有以烝烝

艾斷句者今文尚書作艾父皆作艾石經可證

惠棟云古文尚書作艾父乃今文非也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史記曰堯曰吾其試哉於

二女以訓故代經論衡正說篇曰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

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又曰女于時觀厥

刑於二女觀者觀示儆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

高大堯舜以為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夫



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舜難知侯使皋陶陳知人之法侯難知聖  
 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  
 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錫  
 瑞謹案論衡所引經與今本同臧琳說今文尚書作吾其試哉觀  
 其德于二女其說非是史記論衡皆有堯曰則今文尚書有帝曰  
 二字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由當時庸生之徒漏之直以我其試哉  
 為四岳語其義殊不可通古文尚書不如今文尚書即此可證段  
 玉裁偏執古文為是尤非也王仲任引其時博士書說以為試者  
 用之為天子觀者觀之於天下聖人相信不待試之觀之而仲任  
 非之以為試者試之於職觀者觀其夫婦之法也二說皆今文義  
 而仲任之說為長後漢書章帝紀引建武詔書曰堯試臣以職不  
 直以言語筆札後漢紀楊賜上疏曰昔堯用舜猶尚先試考績以  
 成厥功皆以為堯試舜以職楊賜習歐陽  
 尚書者故與仲任說同無四岳試舜之說

**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史記曰舜飭下二女于媯汭  
 如婦禮堯善之又舜本紀曰  
 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正  
 義曰舜能整齊二女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媯汭使行婦道於虞  
 氏也劉逢祿說嬪婦也勇姑之辭嬪于虞則已見舅姑矣本紀  
 訓降字嬪字義甚當帝曰欽哉者飭戒二女之辭史錯舉記之段

王裁說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當連上我其試哉俱為四岳語  
 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此二句自堯言之上三句記言此二句  
 記事五帝本紀用今文尚書說云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  
 女二句不為堯言舜飭下二女于媯汭如婦禮二句為舜事似非  
 經意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本紀釐降自舜言之聞逆王姬矣  
 聞尚公主矣未聞人臣婚帝女而曰降之者也錫瑞謹案段說大  
 謬堯之於舜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焉當屬堯之獨斷史公今  
 文家說最塙若如古文說四岳試舜而遠請以帝女事舜殊非人  
 情且堯試舜而先女以二女正欲觀其夫婦之法如史公說以飭  
 下二女屬舜乃於下文慎微五典文義相承蓋堯見舜能以理下  
 二女使行婦道於虞乃知舜果能齊家而試以為臣之事故史公  
 云堯善之乃使舜慎微五典也如以釐降屬堯則堯方女舜以二  
 女尚未知舜待二女何如何以知舜能齊家而試以國事乎經云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言堯試舜之事也又云釐降二女于媯汭  
 嬪于虞言舜刑于二女之事也蓋舜時在媯汭其父母在虞不在  
 一處故舜妻二女而其父母不知舜以理飭下二女于媯汭乃使  
 行婦道于虞故堯見而善之史公以前二句屬堯此二句屬舜塙  
 不可易列女傳曰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  
 承事舜於缺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慢謙恭儉思  
 盡婦道又頌曰嬪列有虞承舜於下正與史記飭下之義相同漢



書五行志谷永日食地震對曰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師古曰  
舜謹敕正躬以待二女其德益崇子雲用今文說亦與史公義同  
外戚傳日書美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是班氏以釐降屬  
舜師古注日釐理也尚書堯典稱舜之美云釐降二女于媯汭言  
堯欲觀舜治迹以己二女妻之舜能以治降下二女以成其德後  
漢書荀爽傳爽引經而釋之曰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  
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荀悅漢紀論王吉請改正尚  
主之禮云昔堯釐降二女於媯汭嬪於虞又申鑒時事篇云尚主  
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二荀論漢尚公主之非而引釐  
降之義故舉堯而不及舜非謂釐降非舜事也段氏所聞者秦漢  
尚主之事惡足以說唐虞之書哉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今文作入于百揆百揆時敘○史記堯本紀

日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舜本紀日  
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段玉裁說堯本紀作入今文尚書也錫瑞  
謹案敘作序亦今文尚書史記敘皆作序蔡邕太尉楊公碑日遷  
少府光祿勳敬揆百事莫不時序太傅祠前銘日越尹三卿百揆  
時序兩衡顏子碑日百揆時序皆今文作序之證少府光祿勳三  
卿皆非相位伯喈引此經以美之者蓋不以百揆為相名又以百

揆為敬揆百事蓋並不以百揆為官名史公以百揆為百官此今  
文家不以百揆為官名之證左氏傳日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是百  
揆為百官揆事之處本非官號史公以為徧入百官謂使舜入百  
官揆事之處則舜命禹使度百揆亦謂使居百官揆事之處耳入  
百揆在微五典賓四門之間五典四門非官名則百揆亦非官名  
可知淮南泰族訓日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  
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淮南  
言大麓本之大傳任以百官與史公義合即入于百揆之事也撰  
偽古文者遂以百揆為相又以四岳共為一人皆由偽孔亂經致違古  
義論衡恢國篇日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緣功代舜仲任  
舉司徒司空而不及百揆是今文家說以司徒司空為官名不以  
百揆為官名慎徽五典鄭注日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是  
也若百揆為官名仲任何為舉司徒司空不舉百揆乎譙周古史  
攷日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周更名冢宰與偽孔誤同皆不足  
據○今文典一作堯尉氏令鄭季宣碑引作堯衡方碑典謨作堯  
謨蓋今文異字劉熊碑引慎徽五典仍作典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史記日諸侯遠方賓客皆敬集解馬融日四  
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



美德也錫瑞謹案據史公馬氏之說則今文說以賓四門為攝太  
子之職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日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  
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白虎通朝聘篇曰遣世子迎之五十  
里之郊孝經鄭注曰天子使世子郊迎儀禮疏以為吳代之制蓋  
本唐虞舊法堯始以丹朱為太子至是乃廢朱而使舜攝太子之  
職賓四門也續漢書百官志引明帝詔曰四方諸侯於郊之事四  
門蓋四  
舜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者也案堯時不聞謁者官名謁者亦非尊  
官似不  
足據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漢書王莽傳燕然山銘引作納蓋班孟  
堅用夏侯尚書作納與歐陽尚書作入  
不向史記論衡作入皆用歐陽本○今文一作入于大麓烈風雷  
雨不迷○史記堯本紀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  
迷舜本紀曰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大傳曰故堯推尊舜而  
尚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  
鄭注云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壇國  
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錫瑞謹案  
據伏生史公之義則今文說以大麓為山麓伏生不以麓為錄也  
知伏生不以麓為錄者大傳曰致天下於大麓之野又曰禹乃興

九招之樂於大麓之野是伏生以麓為山麓與史記同若以麓為  
錄何必加之野二字耶古義多假借麓或取義於錄然不得竟以  
麓為錄若云致天下於大麓由漢博士傳會改其師說水經注引應劭說  
豈可通乎訓麓為錄由漢博士傳會改其師說水經注引應劭說  
云鉅鹿者林之大者也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  
雷雨不迷而縣取曰焉水經注又引古書云堯將禪舜納之大麓  
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故鉅鹿縣取名焉據鄭氏  
說大麓即鉅鹿之地十三州志云鉅鹿唐虞時大麓也虞舜百揆  
納于大麓麓者林之大也堯亦使天下皆見之故置諸侯合羣臣  
與百姓納之大麓之野然後以天下授之明已禪之公也大陸縣  
今有堯臺高與城等乃堯禪舜之處據此則大麓之地實有可攷  
不得以麓為錄鄭注引古書與大傳同當即大麓漢書于定國傳  
上報定國曰萬方之事大錄於君王莽傳張竦引書曰納于大麓  
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莽改鑄錢書曰予前在大麓桓譚新論  
曰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尚書官矣班固燕然山  
銘曰納于大麓維清緝熙劉毅上鄧太后注紀疏曰覽總大麓蔡  
邕太尉汝南李公碑曰外則折衝內則大麓論衡正說篇曰尚書  
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  
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此皆夏侯博士  
以麓為錄之說而以烈風雷雨為眾多並吉之喻又博士異說也



論衡正說篇仲任又自為說曰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賦賦賦於職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又吉驗篇曰堯聞微用試之於職官治職修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咸類篇曰舜入大麓烈風雷雨亂龍篇曰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皆以麓為山麓與正說篇所引尚書說三公位不同淮南子秦族訓曰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高誘注云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雷雨不迷也鹽鐵論除狹篇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蓋引用此經以二女以治天下也王逸注楚辭遠遊云屈原美舜遭值於堯妻以二女以治天下內之大麓任之以職叔師亦以麓為林麓故別出之於任職之外也風俗通義山澤篇曰謹案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皆以麓為山麓陳忠乃陳寵之子寵引經晏甫刑與今文合則忠亦治今文說者後漢書劉愷傳載陳忠曰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則亦必以麓為山麓是歐陽今文說與馬鄭古文說以麓為山足初不殊異史公之說不誤堯必使舜入山林川澤者夏本紀曰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絲之治水無狀又言禹之治水曰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楫是禹之治水必入山林川澤則舜行視絲之治水亦必入山林川澤行視非一時之

事有時或遇暴風雷雨而舜不迷則天與之可知鄭注書序云入麓伐木即經所云隨山乘木正歷試諸艱之一事入麓即入于大麓此古說之僅存者列女傳曰選於林木入於大麓與鄭所云入麓伐木義同御覽職官部五引春秋緯運斗樞曰赤龍負圖以出河見堯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集發藏大麓占經引春秋緯元命苞曰唐帝遊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右尉舜等百二十臣發視之藏之大麓蓋亦以麓為山麓如藏之名山之義與運斗樞說同鄭注書序不誤而注大麓之遺訓魏受禪表曰義莫顯於禪德美莫盛於尊號奏曰遵大麓之遺訓魏受禪表曰舜受大麓桑陰未移而已陟受終故書陳納于大麓桓階等奏曰舜受大麓桑陰未移而已陟帝位直以大麓為受禪之地則沿鄭君之說而更失之者也段玉裁以山麓之說為古文大麓之說為今文蓋徒見今文說之誤者解為大錄不知今文說之不誤者正解為山麓伏生史公皆非古文說也陳喬樞說以山麓為歐陽說大錄為大小夏侯說證以史公與王仲任皆用歐陽尚書周堪孔霸俱事夏侯勝授元帝經則元帝報于定國乃用夏侯尚書分別甚瑯。一作列風雷雨不迷。○今文亦作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今文作三年。○史記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



三年矣孫星衍說乃言字疑衍文古文

乃似乃故重出乃言二字史記文無之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今文作不台。史記曰女登帝位舜

怡憚也索隱曰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怡即憚也史記自序曰

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怡說也又曰諸呂不台徐廣曰怡憚也

錫訓代經漢書王莽傳引書曰舜讓于德不台今本作不憚蓋以

李善注曰漢書音義曰昭曰古文台為嗣後漢書李賢注曰前書

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據二李所見本是台字則今

本作不嗣乃後人據古文尚書改之典引曰有于德不台淵穆之

讓孟堅用夏侯尚書本亦作不台與史記所據歐陽尚書不異不

當於王莽傳獨作不嗣也

正月。上日。大傳曰上日元日馬曰上日朔日也鄭曰帝王易代莫

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錫瑞謹案鄭君蓋

用今文家說白虎通三正篇曰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

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

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朱徽號異器械別衣服

也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漢書董仲舒傳曰孔子曰

亾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

道何更為哉皆今文家言舜禹改正之事尚書中候曰若稽古帝

舜曰重華欽翼皇象建黃授政改朔詩緯推度災曰軒轅高辛夏

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陽

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為正緯書多同今文鄭君據以為說也大

傳曰上日元日善日也與元文異義同王引之說謂上旬之善日非

謂朔日也元日善日也吉日也王制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正

義以元日為善日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所穀于上帝盧植蔡邕曰元善也

受終于文祖。大傳曰受謂舜也史記五帝本紀曰文祖者堯太祖

也律書曰年者禪舜申戒文祖馬曰文祖天也天為

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鄭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索

隱曰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

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之世室殷謂重屋周

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正義引帝命驗五府作天府又曰文祖

者赤帝標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



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五府之帝唐時蓋以黃帝配之鄭說與馬氏史公俱同義錫瑞謹案緯書多同今文鄭君亦用今文家說明堂乃尊祖配天之處故史公以為太祖馬以為天各舉一偏言之其實一也漢書王莽傳曰以漢高廟為文祖廟莽自以己之代漢如舜之代堯故以漢高廟比堯太祖廟是以文祖為太祖廟與史公說同論衡謹告篇曰受終于文祖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是以文祖為天與馬氏同史公與王仲任皆用歐陽尚書而一以為太祖廟一以為天足徵二說之異而不異矣桓子新論曰明堂堯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於此此亦古說文祖即明堂之證孔叢子以受終于文祖為受命於人偽書不足據也中論爵祿篇曰故舜為匹夫猶民也及其受終於文祖稱曰予一人則西王母來獻白環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今文作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大傳

人道所以為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旋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又玉海引大傳曰七政布位日月星之主五星時之紀日月有薄食五星有錯聚七者得失在人君之政故謂之為政與御覽所引大傳不同孫星衍說大傳云旋機謂之北極此蓋夏侯歐陽之說與史公殊玉海所引或歐陽之說又與夏

侯不同錫瑞謹案孫氏以大傳云旋機為北極為今文說史記云北斗為玉衡為古文說非是以玉海所引大傳為歐陽說尤非也旋機玉衡今文當兼北極北斗言之七政大傳明以春秋冬夏天地人為說不當又有日月五星也史記律書曰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標合而為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為璇璣索隱於填星下引文耀鉤曰鎮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旋璣中宿之分也說郭引運斗樞曰天文地理各有主北斗有七星天子有七政也又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云與史記同斗第一天樞云云與索隱所引合又有旋星明旋星散璣星散玉衡星散云云此以旋機玉衡皆為北斗文耀鉤以旋機為中宿則近旋機北極之義蓋渾言則合析言則分續漢志注引星經曰璇璣謂北極星也玉衡謂北斗九星也說苑辨物篇曰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為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為驗璿璣句下孫星衍云疑脫玉衡謂斗九星也一句其說是也據星經說苑兼用大傳旋機北極史記玉衡北斗之說漢書律曆志曰衡平也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是北斗各玉衡而



佐旋機北斗非即旋機疑伏生專就北極言之史公專就北斗言  
之旋機玉衡各舉其一古書簡略多不分析非大傳為今文史記  
為古文也若玉衡所引大傳非大傳其說與索隱所引馬融注合  
是古文說王伯厚誤引耳古書旋或作璇或作璿或作璿機或作  
璿參錯不一據大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當以旋機為正易乾  
鑿度曰合七八以視旋機審矣尚書中候曰昔帝軒提象配永循  
機鄭注曰永長也循順也以長為順斗機為政也春秋運斗樞曰  
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循斗極機衡之分遵七政之紀九星之法  
漢堯廟碑曰據旋機之政周公禮殿記曰旋機離常詩思文正義  
引尚書旋機鈴不作璇璿璿史記據索隱則所見本作機今單行索  
隱亦作璿乃後人所改古書作旋機者與大傳合其或改從玉者  
因馬鄭古文說遂改以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  
淺人用其說遂改以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  
故大傳史記不以機衡為渾儀古無測五星法故大傳史記不以  
七政為七緯攷兩漢人所引經義皆以機衡為五星法故大傳史記  
人主舍天光據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  
之泰始極焉以通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  
視兮行遊目乎三危李善注曰漢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璿璿璿璿璿  
長楊賦曰是以玉衡正而泰階平也玉衡與泰階對舉亦必以為  
星名劉歆遂初賦曰惟太階之修闕兮機衡為之難運懼魁杓之

前後分遂隆集於河漢子駿習古文尚書者而以機衡與太階魁  
杓並言則以為星名與今文不異其時馬鄭異說尙未出也後漢  
書郎顛傳曰璇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  
作麻也觀璇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  
有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機衡又禮記曰璇璿璿璿璿璿璿  
含滋則以機衡皆為斗建漢山陽太守祝陸碑曰升紫微平機衡  
又後碑曰陟泰微准樞衡樞衡即機衡也蔡邕曰入參機衡司空文  
周旋三臺充列機衡胡公碑曰內正機衡又曰入參機衡司空文  
烈侯楊公碑曰璇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  
旋璿是承泰階以平亦以旋機與泰階並舉王逸九辨序曰天有  
九星以正機衡九思曰上察兮璇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  
叔師本作旋機後人改之也察即之義九思一作旋一作璇機蓋  
皆星名則亦以旋機為星名矣注云璇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  
證九思又曰策謀從兮翼機衡正云璇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  
參差不一之證以此推之則凡古書以旋機為星名而其字從玉  
者皆後人據馬鄭古文說妄改之耳馬鄭古文渾儀之說雖本緯  
書然兩漢古義皆不如是江聲劉逢祿魏源已詳茲不復贅以旋  
機為北極本於周髀算經魏源書古微說解已詳茲不復贅以旋  
肆類于上帝書曰肆類于上帝李氏家書引亦作肆○今文一作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肆類于上帝



遂類于上帝。○史記五帝本紀封禪書漢書王莽傳引經皆作遂類于上帝。蓋今文尙書本然非故訓也。五經異義今尙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尙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尙書說。而說文示部作禱。云以事類祭天也。仍從今尙書說。蓋今古文說本不相遠。三代異物。唐虞之禮。不得以周禮繩之。詩文王是類。是禱。毛傳曰。於內曰類。於外曰禱。爾雅釋天云。是類是禱。師祭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非必告攝。乃有類祭。

**禪于六宗**。○今文尙書亦作禪于六宗。○史記堯本紀封禪書漢論衡祭意篇引皆作禪。東觀漢記曰。孝成時。匡衡奏立北郊復祠。六宗至建武。都維陽。制郊祀。六宗廢。不血食。大臣上疏。謂宜復舊。上從公卿議。由是遂祭。六宗。續漢志。安帝元初六年。以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劉昭注。引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尙書肆類于上帝。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禪。六宗。孝成時。匡衡奏

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卽易六子。建武制祀六宗。廢不血食。宜復舊制。上從邵議。據此。則漢初已祭六宗。皆用今文之義。至王莽始用劉歆異說。耳。揚子太元元告曰。神遊乎六宗。范望注曰。不居四時。天地者。爲六宗。論衡祭意篇引尙書曰。禪于六宗。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楚辭惜誦云。戒六神以鄉服。王逸注云。六神謂六宗之神也。引尙書禪于六宗。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呂氏春秋文同。月令高誘注云。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爲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禪于六宗。此之謂也。諸書皆用今文。義而字作禪。與鄭本同。蓋三家異文。非由後人改之也。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云。故經有望秩之禪。白石神君碑云。類帝禪宗。皆作禪。公羊僖三十一。年傳何氏解詁。引禮曰。六宗。五嶽。四瀆。角尺禮稽命徵曰。天子祭天地宗廟。六宗。五嶽。六宗。在。五嶽。四瀆。之外。則劉歆說。爲日月雷風。山澤古尙書說。爲日月星辰泰山河海說。皆非。是且下文。明言山川。劉歆與古尙書說。借字大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禪于六宗。此之謂也。五經異義引今尙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天並祭之。漢

今文尙書文登卷一



書郊祀志引三家說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據此則伏生謂天地四方者蓋東方在天地四時之間似異而實不異漢志變四時為四方者蓋東方者春南方者夏西方者秋北方者冬其義亦不殊也何氏公羊解詁以祭天社稷宗廟六宗五嶽四瀆其餘山川竝稱則於六宗亦用今文尙書上不及天下不及地中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為說江聲說六宗即明堂六帝帝即天也亦稱六天在天實一也故今文家言實一而名六孫星衍說六宗為上下四方之宗不得如許氏所駁宗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俞正燮說魏景初中劉劭言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則同實一名六之說晉書禮志載摯虞奏亦依之漢書孟康注又云六宗者或曰六合遊神則亦漢人說太玄經元告云神遊乎六宗則同大小夏侯之說魏書禮志高闕引或曰六宗者社稷五祀又楚辭惜誦云合五帝以折中戒六神以鄉服六神方明說者謂即虞夏書六宗按五帝壇加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設六玉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亦觀岳之禮而古經師無其義櫛麟聽似媯妨翹赫御劉向遠逝云訊九魁與六神下云指列宿以白情訴五帝以置辭北斗為我折中太一為予聽之列宿北斗九魁也五帝太一六神也則惜誦六神義槩六天劉向治今文學或有出魏書禮志孝文帝曰朕躬覽尙書之文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

文相連屬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煙非他祭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即劉說也。一作煙于六宗。路史餘論五云禮于六宗大傳作煙則事止燔燎是羅氏所據大傳本作煙魏公卿上尊號奏曰烟于六宗與路史所引合周禮以禮祀昊天上帝鄭注云禮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是鄭據書煙于六宗之文以注禮也東觀漢記曰光武即帝位燔燎告天禮于六宗續漢書禮儀志云六宗燔燎大火燬有司告事畢與路史合

**望于山川**。今文尙書亦作望于山川。史記與論衡祭意篇引亦今文尙書也。陳喬樞說蓋歐陽經作望于山川無秩字。一作望秩于山川。漢書郊祀志王莽傳續漢書祭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文皆作望秩于山川說苑辨物篇曰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山川漢書敘傳云類帝禋宗望秩山川黃圖載元始儀兩引望秩山川東觀書趙熹請封禪言望秩山川承天心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云故經有望秩之禋蓋今文尙書多秩字與下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文同趙熹張昶皆引此經禮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之文也鄭注大傳引經望秩于山川魏公卿上尊號奏云告類上帝望秩五岳皆用今文尙書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徧于羣神

徧于羣神。今文尙書亦作徧于羣神。黃圖載元始儀作徧于羣神。魏公卿上尊號奏皆引徧于羣神。儀禮士虞禮明日以其班。注古文班或為辨。辨一。字儀禮鄉飲酒禮大射儀鄭注云。辨皆為徧。是辨為古文班。與徧皆。今文然。班辨一聲之轉。辨徧音近。故古亦通用。不盡由後人改之。一作班于羣神。辨于羣神。光武封泰山刻石文。黃圖載元始儀揚雄太常箴皆引班于羣神。蓋今文作班。史記作辨。徐廣曰。辨音班。從今文讀也。樊毅修西岳廟記云。辨于羣神。惠棟說辨亦音班。

輯五瑞

輯五瑞。引皆作揖。白虎通瑞贊篇曰。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尙書輯五瑞。觀四岳謂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珪尺有二寸。又曰。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厚半寸。半珪為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外。曰琮。五玉者。各何施。蓋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珪以爲信。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信莫著於乍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理順備也。位在東陽。見義於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寧而出。

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陰德盛於內。故見象於內。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陽。何陽始物。微未可見也。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物尙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衆何。琮之爲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聚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在西方。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成於外。內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略舉大者。也。錫瑞謹案。據白虎通義。則今文家說。以珪璧琮璜璋。爲五瑞。亦卽下文五玉。珪璧琮璜執贊。見王之贊。易林四字。爲何故。或言璋不及璜。或言璜不及璋。互見。爲義公羊定八年傳。何氏解詁曰。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與白虎通言五玉所施。正同。焦延壽何劭公皆習今文。故皆與白。



虎通義合馬注云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為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據白虎通爵篇引舍文嘉禮記王制鄭注皆云殷爵三等則周以前不得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當從今文家說為正白虎通朝聘篇曰諸侯來朝天子親與之合瑞信者何正君臣重法度也觀禮經曰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尚書曰輯五瑞

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今文作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史記本紀封禪

書漢書郊祀志皆引經云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史公或以故訓改經班孟堅則不然而史漢所引皆同蓋皆引用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本異也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絀以爵六年圭不復少絀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朝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白虎通瑞贊篇引大傳文曰珪所以還何以為珪信瑞也亦出於班氏據其故訓亦當作守後人加犬旁耳史記作狩或歐陽本不同集解馬融曰歲二月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鄭元曰建

歲二月東巡守

漢書郊祀志禮王制皆作守班習夏侯尚書戴記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蓋夏侯本作守也白虎通

卯之月也公羊疏引鄭多歲二月者正歲六字陳喬樞說攷上文正月上月為堯正建丑之月則建卯當為三月經於二月上特加歲字明其為正歲之二月鄭注周禮小宰職云正歲謂夏之正月是知巡狩必以寅正之仲月矣白虎通巡狩篇曰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為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又曰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錫瑞謹案春秋運斗樞曰舜以太尉受號即位為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馬注正本緯書知為受終後五年者以下云五載一巡狩知之耳羅泌路史非之曰歲二月者乃次一年二月也世不之究虞夏傳云惟元祀巡守四岳八伯馬融以為受終後五年非也羅據大傳說似更瑯

至于岱宗柴

史記曰岱宗泰山也錫瑞謹案至于岱宗柴今文家說以為封禪後漢書張純傳請封禪奏曰書曰歲二月

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風俗通正失篇曰謹案尚書天子巡狩歲二月至於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



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又山澤篇曰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五經通義曰泰山一名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為羣嶽之長是以至于岱宗柴即封禪今文義也續漢書注引風俗通曰岱者胎也宗者長也下與今本略同白虎通巡狩篇曰嶽之為言擗也擗功德也東方為岱宗何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東觀漢記丁鴻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於天又曰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煙合是古皆以柴字斷句不連望字為義。今文一作至于岱宗柴。段玉裁說今本作柴漢以後人所改郊特牲曰天子適四方先柴鄭注云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此及王制柴字蓋本皆作柴白虎通巡狩篇巡狩必祭天何本巡狩為天祭天所以告至也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當作柴說文示部作柴云燒柴焚燎以祭天神引案今文尚書亦當作柴說文示部作柴云燒柴焚燎以祭天神引虞書曰至于岱宗柴又禱字下云古文柴禱為古文則柴為今文揚雄甘泉賦曰於是欽柴宗祈燎熏皇天樊毅修華嶽碑云故帝舜受堯厥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柴燎埋此今文作柴之證而漢人引經亦作柴者漢時今文通行取其便俗故中有俗字西嶽華山碑云五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

柴祭燔燎此石刻之可據者而作狩作柴與史記文合是知史記之狩字柴字非後人改之也又案鄭君王制注柴祭天告至也正義曰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以此為祭靈威仰蓋今文義

**望秩于山川** ○今文作望秩于山川班固漢書祭祀志載光武封禪

刻石文曰望秩于山川班固漢書祭祀志載光武封禪也周頌時邁篇鄭箋引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則鄭所據尚書亦多一句蓋今文尚書多此四字與前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下文正同孔穎達正義云書二月不言徧于羣神此一句衍文蓋不知今文與古文不同也其或作班或作徧者亦猶前文所據本異耳白虎通封禪篇曰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于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祀山川祀羣神也班氏所據今文尚書亦有班于羣神一句史記封禪書引尚書無此四字或歐陽本無之

**肆覲東后** ○今文作遂覲東后 ○史記封禪書引作遂覲東后東

武封禪刻石文白虎通巡狩篇公羊隱八年傳解詁引經皆作遂



東后乃以故訓代經肆覲作遂見蓋今文尚書漢書郊祀志周禮  
大行人注風俗通山澤篇引皆作遂見郊祀志曰東后者諸侯也  
協時月正日公羊隱八年傳解詁引作協○今文一作叶時月正  
令章句引皆作叶

史記作合故訓字

**同律度量衡**錫瑞謹案同律度量衡之同古書皆不以爲陰呂漢  
民信也上加乃字則同謂齊等又曰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  
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日黃鐘二日太族三日姑洗四日蕤賓五日

夷則六日叅鍾六日中呂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  
曰大呂五日夾鍾六日中呂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  
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

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  
矣量者會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會用度數  
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會以井水準其槩合會  
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衡平也  
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  
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  
政故曰玉衡無一語及同又曰同律審度量平衡鈞權正準直

繩亦不以同爲實義又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各自名也師古曰  
取銅之名以合於同也是不以同別爲一物尤明新莽量銘云改  
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東觀漢記丁鴻上奏曰協時月正  
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白虎通巡狩篇考禮義當作正法度同  
律麻叶時月皆爲民也張衡東京賦曰同衡律而一軌量亦以同  
爲齊等之義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仲春  
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魏封孔羨碑鈞衡石同度量皆不  
以同爲陰呂與鄭周禮注義異鄭君蓋以周禮典同是陰律故  
取以釋此經是亦鄭據古周禮說以易今尚書說之明證也○今  
文一作乃同律度量衡○漢志引虞書多乃字蓋本夏侯尚書

**修五禮五玉**○今文作修五禮五玉漢書郊祀志修五禮五玉  
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五樂尚書  
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即五瑞孫星衍說大傳五玉作  
五樂見虞夏傳云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  
之樂舞株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哲陽儀伯之樂舞龔其歌聲  
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謨  
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  
曰朱于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傲其歌聲  
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都弼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陽日緜緜并論八音四  
會又云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  
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篋以爲  
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天音也八音天  
化也七始天統也漢書郊祀志五玉亦作五樂是今文有五樂在  
五禮之下或卽五玉之異文陳喬樞說王制云禮樂制度衣服正  
之則其所據尙書堯典亦有修五禮五樂之文足與郊祀志互相  
證明漢書多用夏侯尙書禮記與夏侯尙書同一師承故昭合也  
後人傳寫史漢或存五樂而去五玉或存五玉而去五樂此志所  
以有作樂作玉之不同耳錫瑞謹案據大傳與漢志今文有五樂  
字無疑然帛所以薦玉下有三帛字無五玉則文義不完經文五  
樂五玉皆當有之廣韻帛字注引大傳舜修五禮五玉三帛則又  
存五玉而去五樂非大傳之舊也今本大傳作舞齊落歌日緜緜  
與孫所引小異師古釋五樂之名必有所受蓋出服虔如瀆諸人  
舊注今文遺說也

**三帛** 史記集解引馬注曰三孤所執也鄭注曰帛所以薦玉也必  
三者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  
繒通典引中候曰高陽氏尙赤繒高辛氏尙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  
黑繒陶唐氏尙白薦玉以白繒錫瑞謹案馬用古周禮孤執皮鳥

之說虞時不聞有三孤則其說非也鄭說本中候與大傳三統三  
正之義合當是今文家說檀弓正義推鄭之意謂堯以十二月爲  
正尙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繒高辛氏以十一月爲正尙黑故其  
後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尙赤故其後用赤繒少皞以十  
二月爲正尙白黃帝以十一月爲正尙赤故其後用赤繒少皞以十  
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尙白伏羲以上未聞禮緯合文嘉曰天子  
三公諸侯皆以三帛爲正尙白宋均注曰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  
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宋是鄭君弟子與鄭說不同  
**二生** 今文作二牲。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風俗通山澤篇  
續漢書祭祀志載光武封禪刻石文皆作牲史記本紀白虎  
通作生疑後人改之孫星衍說二生者古以麋鹿白虎通文質篇  
云臣見君所以有贊何贊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己之惓惓也公侯  
以玉爲贊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侯之德全卿大夫贊古以  
麋鹿今以羔雁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  
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  
頭如麋執之明古以麋鹿今以羔也據此知唐虞時二生是麋鹿  
非羔雁也

**一死** 馬注曰一死雉士所執白虎通瑞贊篇曰士以雉爲  
贊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懼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



贊。今文作為摯。史記本紀作為摯。漢書郊祀志作為贊。蓋今文尚書多為字贊。俗字當從史記作摯。封禪書作贊。無為字乃後人之改。

如五器卒乃復。馬注曰：五器上五玉，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已下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馬鄭二注不同，未知孰與。今文義合，鄭以藝祖為文祖，與今文尚書禘祖異，則鄭用古文說馬以卒為禮終復為還玉。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傳說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白虎通巡狩篇云：南方為霍山，何霍之為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霍山為南嶽，在廬江濳縣西南，論衡書虛篇云：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以為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此以霍山為南嶽，皆今文說爾雅釋山說五嶽云：江南衡用孔安國古文說也。又云：霍山為南嶽，用今文說也。郭璞注云：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識緯皆以霍山為南嶽，故移其神於此。案緯書皆本今文，漢武案古圖書復南嶽。

之舊非以霍山為南嶽，始自漢武也。通典引三禮義宗云：唐虞以衡山為南岳，周氏以霍山為南嶽，蓋傳寫互誤，非崔靈恩之失也。周禮以衡山為南嶽，唐虞南嶽即是霍山也。竊疑經文言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則舜都平陽，行五十里計一月，可至霍山。若至衡山，遼遠且又踰江，不便以觀南方諸侯，故歐陽夏侯等說為霍山。蓋本之伏生，是以大傳又有中祀霍山及奠南方霍山之文也。錫瑞謹案：孫說是也。大傳中祀大交霍山，鄭注謂五月南巡守所祭是鄭從今文說說苑辨物篇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山、中嶽也。說文曰：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太室，許叔重治古文，其言五嶽亦從今文說。御覽引義宗云：南岳謂之霍，霍者，護也。言陽氣用事，盛陽之日，護養萬物，故以為稱也。廣雅釋山云：岱宗謂之泰山，天柱謂之霍山，華山謂之太華，常山謂之恆山，外方謂之嵩山，峻嶒謂之衡山，以霍山列泰華之間，而衡山別見於後，則亦以霍山為南嶽矣。淺人固於所見，率以霍山南嶽為漢制，說苑諸書皆本漢制，言之大傳明在漢武前，又謂大傳作於歐陽張生，竝疑爾雅後一說為漢人，屏入不知，以霍山為南嶽，其說甚古。楚辭天問云：吳獲迄古，南嶽是止，王逸注曰：獲得也。迄至也。古謂古公亶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太伯、仲雍、季辭之南嶽，之下采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案太伯、仲雍、季辭，是吳地，非楚地，屈子所云

於遂止而不還也。案太伯、仲雍、季辭，是吳地，非楚地，屈子所云



南嶽亦謂霍山非謂衡山也淺人所以致疑者衡霍兩山皆有二  
名古多謂霍為衡後多謂衡為霍封禪書云南嶽衡山也初疑史  
公用堯典古文說攷黥布列傳九江廬山衡山豫章郡皆屬淮南  
南衡山列傳徒為衡山王江西北皆即霍山又始皇本紀乃西南  
渡淮水之衡山又在湘山南此云之衡山亦即霍山與淮水近然則封  
禪書之衡山亦是霍山非別用古文說矣孫引郭注因  
識緯皆以霍山為南嶽攷詩書左傳疏皆無此十字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今文岳一作嶽 ○史記曰西嶽華  
何華之為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風俗通山澤  
篇曰西岳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 ○今文岳一作嶽 ○史記曰北嶽恆  
者何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風俗通山澤篇曰  
白虎通又曰北方為常山者何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曰常

如西禮 ○何氏公羊解詁引如西禮蓋今文尚書馬本作如初禮則  
本不同則必用王肅本王肅嘗習今文尚書故從今文以示異於  
馬鄭古文也 ○今文如西禮下一本有還至嵩如初禮句 ○何氏

公羊解詁引尚書如西禮下曰還至嵩如初禮陳喬樞說如西禮  
馬融本作如初禮攷史記封禪書於皆如岱宗之禮下文又云中  
嶽嵩高也漢書郊祀志亦同則如初禮之上明有脫文郤公解詁  
所引尚書曰云真今文家之本也段玉裁云史記漢書言至岱  
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  
亦備五嶽之訓故而已風俗通義山澤篇曰中嶽嵩高也王者所  
居故不巡焉按應氏說可證今古文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  
劭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書郊  
祀志為蛇足矣喬樞謂此不然也應劭所云中嶽王者所居故不  
巡焉者蓋指觀諸侯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樂諸  
事以諸侯各朝于方嶽之下於此中嶽無事又王者所居為首善  
之區政教所頒先自近始無煩重申異命其柴祭及望山川班羣  
神之禮中嶽亦當與四嶽同豈有祀典大事獨闕中嶽之理錫瑞  
謹案嵩高為王者所居惟於東周為合若唐虞都蒲坂平陽嵩高  
豈王者所居乎應仲遠兼通今古文風俗通義所云蓋用古文說  
而以周制說虞制殊為疎失陳氏申今文說而不知虞時嵩山非  
王都其說亦未為得也大傳曰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  
也又曰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嶽皆觸石而出雲扶寸而合  
不崇朝而雨天下是伏生實以嵩山列五嶽之中爾雅釋山嵩高  
為中岳白虎通巡狩篇曰中央為嵩高者何嵩言其高大也中央



之嶽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山皆與今  
文說合不必王者所居乃為中嶽也近人有以霍太山為唐虞中  
嶽者亦非古義

**歸格于藝祖用特**。今文作歸假于禰祖用特亦作歸假于祖禰

不出封圻不告祖廟又曰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  
圭告於祖遂奉以載於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  
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白虎通巡狩篇曰王者出必告廟  
何孝子出辭於禰還格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尚書  
日歸假于禰肅宗紀安帝紀皆作祖禰錫瑞謹案或作禰祖或作  
文篇後漢書肅宗紀安帝紀皆作祖禰錫瑞謹案或作禰祖或作  
祖禰也禮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諸侯相見必  
告于禰又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王制亦曰  
天子將出造乎禰義雖不備而與夫傳帛皮圭告于祖禰同禮記與夏侯  
尚書同一師承班氏亦習夏侯尚書故白虎通兩引禮文大傳云  
幣帛故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下節大

傳所引白虎通巡狩篇曰王者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孔

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

帛皮圭告于祖禰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

明廟不可空也較大傳尤詳明大傳云告祖不云告禰蓋舉祖以

三軍篇禰祖作藝祖段以為淺人用古文尚書改之是也

**五載一巡守**。大傳作五載一巡守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皆作

五載一巡守五載一巡狩案白虎通四時篇有二帝言載之文則

今文有作載者非盡後人改之。今文一作五載一巡狩亦作五

歲壹巡狩。史記本紀作五歲一巡狩西嶽華山碑作五歲壹巡

狩是今文尚書作歲也白虎通巡狩篇曰所以不歲巡守何為太

煩也過五年為太疏也。因天道通巡守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

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

陟風俗通山澤篇曰所以五年一巡守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御

覽引逸禮曰所以五年一巡守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公羊隱八

年傳何氏解詁曰三年一使三公紬陟疏云書傳文又曰五年親

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為

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疏云堯典文陳壽祺說堯典無

此文蓋皆出伏生堯典傳疏脫傳字耳



羣后四朝

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

天子何氏解詰曰五年一朝王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

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

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陳喬樞說攷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孝經

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案鄭注孝經與注

尚書異孝經注當是用今文尚書說故與何休說略同漢書藝文

志載孝經有后氏說后氏為夏侯始昌弟子與夏侯勝同漢書藝文

經說有與尚書說合者以其同一師授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

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

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

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許君亦以五年一朝為虞夏之制也

但鄭孝經注與何公羊傳注又同中有異者而何說較鄭為允鄭

言四方諸侯分爲四部四年乃徧則是巡守之年諸侯不朝于京

師也據何云五年一朝者王者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

所重者不僅述職而已兼重在助祭京師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

部分四輩輩主一時則五年之中四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

巡守之年諸侯各就其方以四時朝于京師因助祭而述職故五年

部於是一年亦分四輩以四時朝于京師因助祭而述職故五年乃

徧也若如鄭說止分四部四年而徧則巡守之年四方諸侯無

一來京師助祭者於大典有缺是不如從劭公之說為長也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詩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命大師陳

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

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

制度為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白

虎通攻黜篇曰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

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次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

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能安民故賜車馬以考其功德安其身

能使人富足衣食倉廩實故賜衣服以彰其體後漢書章帝詔敷

奏以言則文章可采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續漢書輿服志書曰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

禮尊尊貴不得相踰所以為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

禮也○今文敷一作傅○漢書宣帝紀傳奏其言考其功德也師古曰傳

讀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師古曰傳

書梁統傳統上疏曰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史記作徧告

以故訓

代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澹川史記作肇十有二州澹川無封十

訓字錫瑞謹案兆肇古通用詩生民后稷肇祀禮表記引作后稷

兆祀又元鳥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

四郊鄭注云兆為壇之營域與大傳注義同說文作兆引周禮曰

兆五帝于四郊然則兆為古文兆乃今文借字肇乃今文通段

字史公作肇義當與大傳作兆不殊古文尚書蓋同史記作肇馬

鄭以為肇當訓始故云分齊為營州分衛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

新置三州并舊為十二州蓋本之漢志冀北創幽部之名燕齊起

幽營之號此或古文尚書本以肇十有二州居上或後人據馬鄭

注移易其文皆未可知要與大傳今文義不合漢書地理志曰堯

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

九州又谷永傳永對曰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孟康

注曰本九州洪水隔分更為十二州王莽傳曰堯典十二州後定

為九州據今文家說則十二州之分實因洪水之故蓋州本水中

可居之名洪水橫流天下分絕水中可居者十有二處因分為十

二州水土既平更制九州西漢今文無分九州之後則分九州為十

如馬鄭之義以分十二州在平水土置九州之後則分九州為十

二又合十二為九紛紛更置不煩乎江聲說先儒以肇之言始

解為始分十二州殊未安也聲竊謂十二州蓋自古有之此當如

大傳作兆十有二州謂為兆域以祭分星於義允歷十二州上繫

十二次者天有十二次實為十二州之分野天象見於某次則災

祥應於某州是相繫屬者也。今文一作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

州澹川。大傳曰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澹川

鄭注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為

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壇沈封兆皆因所宜為之名鄭以兆

象以典荆

今文說以為畫象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

刑禱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反於禮又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

阜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其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

衣無領周禮疏引孝經緯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

者上罪墨蒙赭衣禱屨中罪赭衣禱屨下罪禱屨而已公羊襄二

十九年傳注引孔子曰五帝畫象刑以示其恥當世之人順而從之

其五帝之時黎庶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當世之人順而從之

疾之而機矣故曰五帝畫象世順機也畫猶設也其象刑者即唐

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注云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

刑禱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反於禮又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

阜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其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

衣無領周禮疏引孝經緯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



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中刑雜履屨也下刑墨幪幪巾也使  
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  
差以居州里而民恥之是也白虎通五刑篇曰五帝畫象者其衣  
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臙者以墨蒙其  
臙處而畫之犯宮者履襍屏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史記孝文帝本  
紀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僂而民不犯漢書武  
帝紀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元帝紀曰蓋聞唐虞象刑  
而民不犯揚雄廷尉箴曰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  
辟又曰唐虞象刑天民是全論衡儒增篇曰儒書稱堯舜之德至  
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風俗通曰五帝畫象三王內刑又曰  
謹案尚書夏禹始作肉刑周禮司圜注曰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  
古之象刑與三國志魏明帝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勿犯皆今文  
說也今文說以象刑為畫象其義甚古荀子曰古無肉刑而有象  
刑墨黥怪嬰共艾畢菲樹屨殺赭衣而不純墨子曰畫衣冠而民  
不犯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劓  
以艾鞞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皆與今文義合大傳言刑無宮蓋  
有缺佚又上刑當云赭衣不純墨蒙襍屨中刑墨蒙襍屨下刑墨  
蒙乃與鄭注所云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之義合據鄭注  
則今本大傳有缺文觀孝經緯可見孝經緯言  
下罪襍屨大傳言下刑墨蒙則所傳之異也

**流宥五刑**

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鬻男女不以義  
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與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  
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  
叛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孫星衍說此則五刑之條目亦  
飾其象以待犯者而已又以流放及三宥之法宥之故大傳又稱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知此五刑為畫象者經文列于鞭朴之前  
見其輕於傷體膚也錫瑞謹案古說象刑皆與今文義合而後世  
疑之者蓋疑五刑但飾畫象則五刑反輕於流宥或云象刑成罪  
不復齒故重似亦不然疑所流宥五刑者流放之人又畫五刑  
之象以別異之如王制云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而玉藻有元冠縞  
武不齒之服也

**鞭作官刑**

後漢章帝元和元年詔曰鈞鑽之屬慘苦無極書曰鞭  
作官刑豈云若此三國志魏明帝紀詔曰鞭作官刑所  
以糾慢

**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潛夫論述赦篇曰金作贖刑赦過宥罪皆謂  
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韋昭國  
語注曰小罪不入于五刑者以金  
贖之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



青災肆赦

後漢書陳寵傳寵上疏曰故唐堯著典青災肆赦孫星

之食謂之青尙書緯曰當赦不赦月為之食是今文有說此青災

急故人君月有變則省刑書曰青災肆赦○

枯終賊刑

孝經援神契曰刑者削也過出罪施削為著也行刑者

省災肆赦枯終賊刑大傳曰不赦有過謂之賊孫星衍說枯終賊

刑者言枯過不改則不赦也此有虞氏之施刑雖不赦亦衣之畫

象而已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漢書刑法志成帝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

恤哉陳喬樞說案漢書儒林傳言鄭寬中

習小夏侯尙書以博士授成帝經是作恤者小夏侯之本也案蔡

邕文烈侯楊公碑曰惟刑之恤○今文一作惟刑之謚哉○史記

作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爾雅曰謚靜也恤得

與謚通者詩周頌假以溢我說文引云謚以溢我廣韻引云謚以

謚我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云何

以恤我是謚與恤相通之驗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

而天下咸服

大戴禮淮南子引皆作幽州漢書王莽傳曰流棊于

幽州則今文尙書亦作幽州○今文幽州一作幽隴

○史記五帝紀謹兇進言共工堯曰不可嶽疆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

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嶽疆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

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

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

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徐廣曰變一作變索隱曰變謂變其

形及衣服同於夷狄也徐廣云作變變和也正義曰言四凶流四

裔各於四夷放共工等為中國之風俗也漢書刑法志曰唐虞之

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論衡恢

國篇曰共工之行靖言庸回謹兇私之稱薦於堯三苗巧佞之人

或言有罪之國鯀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

放流死于不毛錫瑞謹案大戴禮亦云以變北狄使變夷狄之俗



蘇之治水無狀乃殛蘇於羽山以死是因殛而死殛非死刑也楚辭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逸注曰言堯長放蘇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漢書鮑宣傳曰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劉向傳曰故舜有四放之罰息夫躬傳贊曰書放四罪後漢書楊震傳曰四凶流放天下咸服是殛亦放也後漢書梁統傳統上疏曰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歟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統說分別甚明蓋唐虞本無肉刑故四凶之罪止于流放也後漢書朱浮傳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向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一作幽都。後漢書侯霸傳光武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則今文亦作幽都與莊子在宥篇合

**二十有八載帝乃殛落**。今文作放勳乃殛落亦作放勳乃殛落。趙岐孟子注曰放勳堯名祖落死也釋名釋喪制曰祖落祖祚也福祚殞落也祖亦往也言往去落也段玉裁說孟子春秋繁露帝王世紀皆作放勳字董子用今文尚書者許叔重皇甫士安用古文尚書者疑古文作放勳今文作放勳皆不作帝也說文無落字當是古文尚書孟子繁露爾雅白虎通有落字則同今文尚書錫瑞謹案中候攷靈耀皆作放勳緯書多同今文是今文亦或作勳或作勳也祖落祖字孟子爾雅論衡氣

壽篇皆作祖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云祖落不留祝長嚴訢碑云顛實祖落劉歆遂初賦幾不免乎祖落是今文作祖落與說文引古文作祖無落字異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白虎通四時篇云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

氣物帝王共之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言載三王言年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闇三年謂三王也白虎通用今文尚書引書作載其說分明可按段玉裁謂後人改之非也崔瑗和帝誄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亦用今文尚書作三載。今文三載一作三年。孟子引經作三年史記五帝紀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集解徐廣曰堯在位九十八年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篇堯視民如子民視堯如父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三年陽氣厭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白虎通崩薨篇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沒者據遠也書殛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惜痛之舜見終各一也喪者亾人死謂之喪言其喪亾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死稱喪何為孝子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知據死者稱喪也生者哀痛之亦稱喪孝經曰孝子



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天子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勵但無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供子以助喪事者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固傳曰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趙岐孟子注曰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遇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魏明帝詔曰昔放勳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遇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遇密一作闕密。春秋繁露引作闕。

**月正元日** 帝王世紀曰堯崩三年喪畢以仲冬甲子月次于畢始度災言有虞以十一月為正此時舜已改正故以夏之仲冬月為月正也漢書王莽傳曰首冠以戊子為元日師古曰元善也辭綜東京賦注引作正月元日疑誤倒非今文異文

**舜格于文祖** 孫星衍說孝經援神契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於其舜畢堯喪至于文祖是宗祀堯于明堂以赤帝配也江聲說下文命官授職是明堂之事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今文作詢于四嶽辟四門明四目通四聰。史記本紀禹皐

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于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四目通四聰漢書王莽傳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又梅福傳福上書曰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潛夫論明闇篇曰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通四聰擘擘是以下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繇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錫瑞謹案古文尚書達字今文尚書皆作通禹貢達于河作通于河顧命達殷作通殷秦誓不達作不通可證故漢人引此經皆作通四聰漢書晁錯傳云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亦用此經義也惟說苑君道篇引作達蓋後人用古文尚書改之如今本潛夫論亦誤改為達矣陳喬樞本仍作達不作通與今文尚書不合。一作闢四門。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闢四門來仁賢漢書王莽傳後漢書申屠剛傳郵壽傳班昭傳潛夫論風俗通引皆作闢。一作開四聰亦作開四聰魯不傳漢書鄧壽傳何敞上疏理壽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魯不傳不上疏曰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班昭傳昭上疏曰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風俗通十反篇曰蓋人君者闢門開窻號咷博求左氏文十八年傳杜預注曰闢四門達四窻以賓禮眾賢



段玉裁說蓋尙書本作窗之或字窗又窗之俗體聰又窗之同音字作窗而或如字或讀為聰猶之台可讀為怡尼可讀為昵庸可讀為鏞也作窗正合惠定宇明堂之說陳喬縱說尙書釋文無聰字音義亦不言馬鄭本同異則古文尙書作聰又可知也然則作窗者帝紀言明通四方耳目則歐陽尙書作聰又可知也然則作窗者當是大小夏侯尙書之文矣據郵壽傳何敞以關四門開四聰者舉班昭傳昭上疏云關四門而開四聰蓋亦讀聰字爲窗者歟錫瑞謹案風俗通云開窗何敞班昭引皆作開則三家尙書必有或作開四聰開四窗者漢楊叔恭殘碑云開聰四聰亦是其證陳本不載今文開字之異失之杜注引作達四聰達字疑後人改俞樾說釋名釋宮室曰窗聰也於內窺外爲聰明也是窗聰聲近而義通關四門所以明四目也達四窗所以達四聰也門與目聲義俱隔故兩言之窗與聰聲義俱通故一言之古明堂之制四窗爲兩夾兩夾皆有窗故曰四窗兩夾窗白盛四窗卽四窗之制四窗爲兩在前故以喻目四窗在旁故以喻耳

咨十有二牧

韓詩外傳曰王者必立牧方三人者何所以使窺遠民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唐虞謂之牧何尙質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故謂之牧

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漢書朱博傳何武翟方進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百官公卿表敘引十有二牧應劭曰牧州牧也陳喬縱說禮記王制州有伯鄭彼注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是知此牧卽州伯十有二牧十有二州之伯也鄭君之說與何武及應劭同皆用今文尙書之訓錫瑞謹案白虎通亦用今文家說而其義不同使大夫牧諸侯蓋本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之義不如武應劭之說爲長大夫爲三監元祀巡狩四嶽八伯疑四嶽外更置八伯蓋四方每方立一嶽每方又立二伯以佐嶽如周制一州立一侯一州又立二伯以佐侯之比四嶽八伯合之卽十二牧胡益之以爲四岳寓於十二牧其說近是鄭君云四嶽死乃分置八伯與大傳不合史記數二十二云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共十人後又歷舉其功與十二牧之功則以十人合十二牧爲二十二人可知二十二人中無四嶽則四嶽卽在十二牧中亦可

曰食哉惟時

案食哉疑是欽哉因偏旁形似缺餽譌脫然無左證未敢據定陳喬縱徑改經字作欽殊嫌專輒

柔遠能邇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引柔遠能邇師古曰能善也說苑君道篇曰十二牧方三人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親近安遠即柔遠能邇也今文說以柔遠與能邇相對偽孔說非是○今文一作柔遠而邇○漢督郵班碑作柔遠而邇漢碑柔多作柔能而古通用見禮運正義

**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史記曰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也錫瑞謹案漢衡方碑云敦履允元孔彪碑云惇懿允元疑今文

尚書惇德允元則今文尚書與惇懿者而漢官儀靈帝策書曰司徒胡廣惇德允元則今文尚書亦作德衡方孔彪二碑或以意改經字耳史記亦作厚德未敢據碑致經○今文一作蠻夷帥服○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敘曰昔書稱蠻夷帥服許其慕諸夏也錫瑞謹案儀禮聘禮使者朝服帥衆介夕鄭注古文多作帥可知毛詩率夫以入鄭注古文帥為率古文作率則今文多作帥可知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毛用古文韓用今文亦其證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史記五帝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錫瑞謹案今文宅為度史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錫瑞謹案今文宅為度史

公蓋以居訓度也史公釋度百揆為居官蓋不以百揆為官名說見上入于百揆

**僉曰伯禹作司空** 史記曰皆曰伯禹為司空可美帝功錫瑞謹案帝功蓋謂為司空即可美帝功非謂由司空遷百揆始可美帝功也尚書刑德放曰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地象圖故堯以為司空說苑鹽鐵論潛夫論衡吳越春秋皆曰禹為司空不曰禹為百揆是今文家說無以百揆為官名者大傳曰溝瀆壅遏水為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又曰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降水土不言土責於地公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司空主地又曰司空主理坤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皆今文家說以微見著漢官解詁曰經異義所引今尚書夏侯歐陽說皆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是古天子止有三公不得於三公之上更立一百揆之官也鄭君云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此鄭別創異說即偽孔之所本或云禹由冬官進居天官皆非古義今文家無此說也

**帝曰俞咨禹** 史記夏本紀作嗟然段玉裁說疑今文尚書咨在俞也錫瑞謹案五帝紀作然嗟則史公所據本亦作



俞咨段  
說非是

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今文惟作維○史記五帝本紀作維是勉  
懋哉與說文引虞書時維懋哉異史公作是作勉以  
故訓代之耳偽孔名爲古文乃從今文與說文違異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

○史記作與皋陶用故訓字據禹貢朔  
所據本或作暨錫瑞謹案尙書中候曰伯禹在庶四嶽師舉薦之  
帝堯握括命不試爵授司空伯禹稽首讓于益歸帝曰何斯若真  
中候言禹讓益歸與此讓稷契皋陶不同者彼在堯時始爲司空  
之時故與此異也○今文一作皋皋○說文皋與詞也虞書  
曰皋咎繇祭古文皋祭爲古文則今文尙書或亦作皋漢三家尙  
書夏侯多參用古字見漢書皋陶漢書百官志作咎繇與說文引  
書文相近則作皋  
或亦夏侯本歟

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飢

○今文作黎民祖飢○史記作  
祖始也漢書食貨志曰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是爲政首孟康曰  
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爲稷官也古文言阻馬注祖始也從今文

鄭用古文  
讀爲阻

汝后稷播時百穀

○今文作女居稷○列女棄母姜嫄傳曰堯使  
棄居稷官更國郃地遂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及  
堯崩舜卽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  
居稷論衡初稟篇曰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鄭注亦云  
汝居稷官又箋詩魯頌闕宮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錫  
瑞謹案據此則今文尙書本作居稷於義爲長正義曰單名爲稷  
尊而君之稱爲后稷非官稱后也此亦強說舜命其臣不當從尊  
稱疑作后直是誤字后與居形似又經傳多言后稷故因而致誤  
史記周本紀云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于郃  
號曰后稷據史公號曰后稷之文則上文爾后稷之后亦當本  
居字蓋因帝使居稷故號曰后稷也若上文爾后稷之后亦當本  
曰后稷不亦贅乎以此推之則五帝紀之汝后稷亦當爲汝居稷  
國語昔我先王世后稷世后稷不辭亦當是世居稷列女  
傳云世居稷此世居稷之明證也作后者皆淺人所改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今文作五品不馴亦作五品不訓  
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  
不訓則責之司徒又曰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



孝經援神契曰五更者訓於五品漢書霍光傳云五品以訓韋賢  
 傳韋元成自劾責詩曰五品以訓王莽傳曰五品乃訓漢紀曰契  
 作司徒訓五品後漢書鄧禹傳曰五品不訓陳蕃傳曰齊七政訓五  
 陳忠疏曰調訓五品周舉傳曰五品不訓陳蕃傳曰齊七政訓五  
 典謝夷吾傳班固薦夷吾曰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蔡邕獨斷曰  
 兄事五更者訓于五品也胡公碑曰訓五品於司徒又曰訓五品  
 於羣黎太尉楊公碑曰將訓品物潛夫論五品於司徒又曰訓五品  
 徒職親百姓順五品鄭注周禮地官曰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皆  
 用今文尙書說苑貴德篇引周禮地官曰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皆  
 政用今文尙書說苑貴德篇引周禮地官曰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皆

**汝作司徒**  
 徒白虎通引別名記曰司徒典名又曰司徒  
**敬敷五教**  
 而敬敷五教列女傳引經亦作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  
 文烈侯揚公碑曰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  
 則今文家說五教與左氏傳同義今文尙書敬敷五教上多一而  
 字也足利古本亦有而字陳喬樞本未引○一作祇傳五教○漢  
 孔宙碑云祇傳五教三家今文異字  
 也今文敷多作傳陳喬樞本亦未引

**在寬**  
 ○今文作五教在寬○史記殷本紀作而敬敷五教五教在  
 寬後漢書質帝紀注鄧禹傳大司徒策文續漢志注引夏勤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  
 史記五帝紀漢書刑法食貨志王莽匈奴傳  
 後漢書馮緄傳皆作猾是今文尙書作猾夏  
 也孔宙碑云是時東嶽黔首猾夏不寧俞樾說東嶽黔首亦華夏  
 之入也而云猾夏殊不可通竊疑虞書猾夏尙有別說文夏中  
 國之人也從父從頁頁從日兩手父兩足也此說蓋不可通豈中  
 國之人有首有手有足而外國之人無之歟又豈中國所以爲中  
 國者止以有首有手有足歟然則夏夏二字其意正同而一以爲  
 似人從頁頁已止又其手有足然則夏夏二字其意正同而一以爲  
 國之人一以爲貪獸何歟愚謂夏夏二字音相遠而意正同夏從  
 手則爲擾亂字疑夏字亦有擾亂之義故漢碑擾字往往作擾李  
 翊碑時益部擾攘敏碑京師擾攘周禮殿記會值擾亂皆省  
 變爲夏蓋由義本相通不得竟謂漢隸之苟且也古語以猾夏二  
 字連文同義猾亂也夏亦亂也案俞說甚有理可卽孔宙碑以攷  
 今文異說之遺○今文一作蠻夷滑夏○大傳作滑潛夫論志氏

今文異說之遺○今文一作蠻夷滑夏○大傳作滑潛夫論志氏



族篇亦引作滑法言孝至篇云宗夷滑夏則今文尙書作滑夏史  
記酷吏傳滑賊任威漢書作猾蓋篆體從水從犬之字偏旁相似  
而誤白虎通禮樂篇曰何以名為蠻夷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為  
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因其短而為之制名也夷者  
傳夷無禮義蠻者執心違邪風俗通曰東方曰夷東方仁好生萬  
物所觸地而生夷者所也南方曰蠻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  
者慢也此今文家解蠻夷之說

**寇賊姦宄** ○今文作寇賊奸宄 ○大傳作奸宄 ○一作寇賊姦軌  
姦軌王莽傳潛夫論高

**汝作士** 大傳曰蠻夷猾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孫星衍說據大  
傳曰汝作士大傳曰汝作士大傳曰汝作士大傳曰汝作士

有司徒公二日司馬公三日司馬公三日司馬公三日司馬公三日  
時之官也又王制注曰此夏制也周禮序官疏引夏傳曰司馬在  
前攷工記序工疏引夏傳鄭注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  
正官名鄭君兼通今文古文說孔穎達賈公彥皆得見伏生大傳  
原本合觀諸說是大傳以司馬司徒司空為三公乃夏傳之文伏

生以為夏制未以為虞制其謂蠻夷滑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  
亦即後世司馬之職推言之未嘗明指臯陶為司馬如孫氏之說  
也陳喬樞又以後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為六卿益以虞及典  
樂納言為九卿其制非虞非周不今古自造官制尤不可據尙  
書刑德放曰益為司馬說苑君道篇曰契為司馬論衡初稟篇曰  
棄事堯為司馬蓋以司馬無明文故各以意言之其實虞時無司  
馬也史記與說苑修文篇皆曰臯陶為大理獨斷曰唐虞曰士官  
史記曰臯陶為理尙書曰臯陶作士是士即理官漢書刑法志引  
孫卿曰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寇姦軌而刑  
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 ○今文一作士師 ○呂覽高誘注文  
選應劭注皆引書汝作士師則今文尙書別本有多一師字者段  
玉裁云唐石經五刑有服之上疑其同偽大禹謨文云汝作士明  
于五刑案高誘引虞書曰汝作士師五刑有服  
則今文尙書汝作士下無明于五刑四字也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孫星衍說服謂畫衣冠三就者就當讀如纁  
藉五就之就鄭注云成也大傳云唐虞之象  
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襍屨下刑墨幪所謂五刑之服有上中下  
三等故云三就法言云唐虞象刑維明夏后肉辟三千古說無以  
五刑為  
內辟者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今文作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

五度三居維明能信正義曰按謂度其遠近為三等之居也潛夫  
論德化篇曰聖人其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  
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孫星衍說史公宅俱為度者王制云度  
地以居民五流者謂流有五刑王制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  
不變命國之右鄉移之左國之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  
之遂不變屏之遠方又云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帥  
循也不循教謂傲狠不孝弟者遠方九州之外棘當為棘焚之言  
偏使之偏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案王制殷禮所本古  
矣疑可以說此五宅三居又王制云公家不畜刑人屏之四方唯  
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鄭君引此經五流有宅似謂左右  
鄉一郊二遂三遠方東西二為五也三居者郊遂遠方也錫瑞案  
王制與大傳相出入孫說可以補今文家說之遺若史記集解引  
馬融說書正義謂馬鄭王三家解同國語賈逵章昭注皆古文說  
與今文說象刑不合陳喬樞據為今文非是。○一作維明維允。○  
漢衡方碑云維明維允衡方碑用今文尙書有作維明維允者。  
文塞與今文合可證則今文尙書有作維明維允者。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史記曰誰能馴予  
工皆曰垂可於是

以垂為共工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垂作共工  
利器用應劭注曰為共工理百工之事也

垂拜稽首讓于及斯暨伯與。○今文作朱斯柏譽。○漢書古今人  
表朱斯柏譽為二人列上中朱受聲

近柏伯與  
譽古通用

帝曰俞往哉汝諧。○孫星衍說諧者借也俞則然其讓矣仍使借往  
治事案東觀漢記桓榮傳歐陽尙書博士缺上

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闕揚州從  
事臯宏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為博士引闕為議郎用此經文。○

今文一作往才女諧。○崔瑗河間相張  
平子碑銘曰往才女諧才哉古通用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今文作禹曰益哉。○史  
記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

鳥獸皆曰益可尙書正義曰馬鄭王本皆為禹曰益哉段玉裁說  
此當依馬鄭王毛詩秦誼正義虞書稱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

獸禹曰益哉帝曰俞益女作朕虞此用馬鄭王本不用方輿本文  
選羽獵賦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也木茂善曰尙書帝曰疇若

予上下草木禹曰益哉帝曰益女作朕虞李氏亦用馬鄭王本與  
賦文禹任益虞之云相合五帝本紀作皆曰益可皆者僉之訓詰



字也此今文尚書也錫瑞謹案揚子雲箸述存於今者皆與今文尚書相合則子雲亦習今文尚書不得因子雲好古文遂傳會以為古文尚書也羽獵賦云禹任益虞則今文尚書亦作禹曰與馬鄭王本同蓋今古文皆作禹曰惟方興本作僉曰耳史記亦當作禹曰今作皆曰乃後人據方興本改之陳喬樞謂今文尚書作僉曰非是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史記曰於是益為朕虞漢書地理志曰為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百官公卿表敘

曰垂作共工恭作朕虞王莽傳曰更名水衡都尉曰予虞大理曰作士少府曰共工漢紀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後漢書劉陶傳曰益典朕虞文選注引應劭曰垂共工益朕虞錫瑞謹案兩漢人用今文尚書皆以朕虞二字為官名王莽更水衡都尉曰予虞用今文義也段玉裁云五帝本紀益主虞司馬未嘗并朕為官名不知史公明曰以益為朕虞不云以益為虞是史公以朕虞為官名之明證也書正義引鄭注云不直稱虞而稱朕虞是為重鳥獸草木故也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漢書古今人表有柏虎有仲熊有季熊段玉裁說左氏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古今人表作季熊熊疑羆之誤即益所讓之虎熊羆蓋朱虎熊羆四人各也錫瑞謹案古今人表無朱止有三人則班氏似以朱虎為

一人即柏虎朱虎熊羆共三人與鄭注以為二人異亦不如段氏說以為四人也

**帝曰俞往哉汝諧**史記曰遂以朱虎熊羆為佐孫星衍云知諧字當訓作偕審矣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今文岳作嶽。史記作嗟四嶽集解引馬融說漢書注應劭皆曰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蓋今古文說同

**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今文作咨爾伯。白虎通王者不臣篇曰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

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孫星衍說此蓋今文說史公則作嗟伯夷是古文有夷字錫瑞謹案孫說非也史記一書多同今文其云伯夷乃史公以意增夷字猶以允子朱為嗣子丹朱使人易曉耳若以多夷字即屬古文則嗣子丹朱亦古文乎史記齊太公世家曰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陳杞世家曰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于齊曰太公望潛夫論志氏姓曰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為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是今文說以伯夷為堯時四嶽故舜尊為老臣而不名而伯夷即在四嶽之中。一作柏夷。古今人表作柏夷。一作百夷。蔡邕彭城姜伯淮碑曰在皇唐蓋與四嶽



共葉百夷能禮于神

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夜惟寅以允帝命孔彪碑云直哉維清是漢人以四字為句近人謂當於哉字絕句非是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首讓于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錫瑞謹案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王莽太常曰秩宗依古也莽蓋用今文尚書以漢之太常典禮故也伯夷不與舜同宗仲任以漢之宗正當之似誤

帝曰夔命汝典樂

史記漢書皆作夔。今文夔一作歸。水經注尚書中候讓于益歸注云歸讀曰夔。歸。水經注尚書中候讓于益歸注云歸讀曰夔。歸。水經注

教胄子

子漢書禮樂志曰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段

玉裁說古文尚書作胄子今文尚書作育子五帝本紀曰教胄子爾雅釋言育稚也邶風鄭箋云昔育之育稚也幽風鬻子之鬻斯

毛傳云鬻子稚子也史記多以訓詁字代經字此釋子即經之育子楊雄宗正箴曰各有育子世以不錯然則今文尚書作育子可

證也知古文尚書作胄子者釋文云胄直又反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陸用王本為音義馬本王本作胄

則鄭本亦作胄可知史記集解引鄭元曰國子也然則王注即夔鄭注王制注云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是鄭本同王本也說

文十四篇七部曰育養子使從善也從去肉聲虞書曰教育子此引今文尚書也陳喬縱說作育子者歐陽尚書也作胄子者大小夏

今文尚書也皆三家今文也何以明之漢書禮樂志言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是以前文經之同於夏侯

侯尚書也鄭君國子之訓當即本夏侯說歐陽尚書作育子而史記

與史記不同馬鄭王本尚書皆作胄子此古文經之同於夏侯尚

書者也鄭君國子之訓當即本夏侯說歐陽尚書作育子而史記

以訓詁字代之故言教釋子物釋不可以不養也叔重所稱尚

作善即馬所云教長天下之子弟長養義通則叔重所稱尚

書當為歐陽說季長之訓亦用尚書歐陽說也案陳說是

直而溫寬而栗

史記漢書皆作栗。今文一作寬而慄。衡方碑引作寬慄蓋三家今文異字

直而溫寬而栗。史記漢書皆作栗。今文一作寬而慄。衡方碑引作寬慄蓋三家今文異字

直而溫寬而栗。史記漢書皆作栗。今文一作寬而慄。衡方碑引作寬慄蓋三家今文異字

直而溫寬而栗。史記漢書皆作栗。今文一作寬而慄。衡方碑引作寬慄蓋三家今文異字

直而溫寬而栗。史記漢書皆作栗。今文一作寬而慄。衡方碑引作寬慄蓋三家今文異字

直而溫寬而栗。史記漢書皆作栗。今文一作寬而慄。衡方碑引作寬慄蓋三家今文異字

直而溫寬而栗。史記漢書皆作栗。今文一作寬而慄。衡方碑引作寬慄蓋三家今文異字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蔡邕太尉橋公廟碑曰剛而不虐蓋以意易之陳仲弓碑亦作剛而無虐傲漢志作敖師

古曰簡約而無敖慢也故讀曰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史記曰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今文一

樂志云詩言志歌咏言聲依咏師古曰咏古詠字也

言為詩咏永也永長也歌所以長言之又藝文志云書曰詩言志

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

之異錫瑞謹案班氏引經與史公不同此亦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志篇首云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之詠不作永字解禮樂

為實字其義甚明說文云歌詠也又哥聲也古文以為詞字詠或

作咏是哥歌詠咏皆師一字論衡謝短篇云尚書曰詩言志歌詠

言此時已有詩也仲任所據本與班氏同釋名釋樂器云人聲曰

歌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劉熙訓歌字蓋用今文尚書歌詠言

葉也故充冀言歌聲如柯也劉熙訓歌字蓋用今文尚書歌詠言

之義史記於上句歌長言作長乃以故訓代經下句聲依永不作

長仍為永字上下句異文疑史公所據經文上下兩句聲依永不作

有異若皆作永皆訓長上句歌長言可通下句聲依永不解甚矣

釋文云永徐音詠徐仙民讀永為詠蓋本今文尚書疑史記永字

亦當讀詠若漢志明作咏字師古乃以永長之義解之非也陳喬

未解漢書作咏之義

律和聲續漢書律曆志曰以六十律分曆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

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

所合虞書律和聲此之謂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春秋繁露正貫篇曰德在天地神

頌聲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謂也蔡邕文烈

侯楊公碑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風俗通聲音篇曰聲者宮商角

徵羽也音者土曰埙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

鐘木曰祝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樂緯叶

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

○今文一作毋相奪倫○史記作毋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史記曰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此十二字也呂氏春秋曰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谿澗谷

之音以歌頌籥乃以麋輅置岳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

之音以歌頌籥乃以麋輅置岳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

之音以歌頌籥乃以麋輅置岳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



磬之音以舞百獸樂緯叶圖徵曰擊石以知民磬音調則民道得  
鐘磬之音能動千里也漢書劉向傳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  
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禮樂志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  
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  
安萬民成性類者也風俗通聲音篇文同論衡感虛篇曰尚書曰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奇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  
人耳同也陳喬樞說尚書虞夏傳言麋實聲狗吠彘鳴及僕介之  
蟲皆莫不延頸以聽麋實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  
義也是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茲其驗也○今文一作擊磬拊石○  
漢紀引劉向說作擊磬疑今文異字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漢書賈捐之傳引書曰讒說殄

舜敕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慎已惟舌  
以示小民所據今文尚書皆與古文相同揚雄尚書箴曰龍為納  
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子雲所  
據今文亦作讒說漢以尚書當古之納言也○今文一作朕聖讒  
說殄偽振驚朕眾亦作齊說殄行振驚眾○史記曰朕畏忌讒說  
殄偽振驚朕眾徐廣曰一云齊說殄行振驚眾段玉裁說畏忌者

聖之訓故齊者讒之駁文齊疾也謂利口捷給也孫星衍說漢景  
君碑殘偽易心殘殄聲相近疑即用此文言其說齊給而行貪殘  
也案史記行作偽者古以作偽為行濫又司市害者使亡鄭注害  
慝者而誅罰之疏謂後鄭以為行濫又司市害者使亡鄭注害  
於民謂物行苦者羣書治要崔實論曰器械行沽潛夫論淨  
侈篇以牢為行後漢書王符傳作破牢為偽是行偽義同之證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蔡邕西鼎銘曰出納帝命乃無

以尚之太傅胡公碑曰夙夜出入納紹跡虞龍○今文納一作入○  
史記曰命汝為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揚雄尚書箴曰出入朕  
命漢書百官公卿表漢紀皆曰出入帝命是今文尚書箴作出入也  
谷永傳永對曰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箴納言而帝命維  
允後漢書李固傳固言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  
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  
注曰納言如今尚  
書管王之喉舌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錫瑞謹案史記五帝本紀曰禹臯陶契后

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  
未分職於是舜乃至文祖云云又曰此二十二入咸讓垂主工師百  
臯陶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



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  
 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為大披九  
 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據史記之文  
 則史公用今文家說二十二牧適符其數不及四嶽者蓋四嶽即  
 祖凡十人合十二牧適符其數不及四嶽者蓋四嶽即十二牧  
 之中故史公數二十二人之功不及四嶽九官之外增彭祖者蓋  
 史公所據古說有之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曰舉舜彭祖而任之  
 則彭祖自堯時已舉正與史公說合漢書儒林傳曰夏侯勝其先  
 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  
 兄弟建是始昌為伏生三傳弟子后蒼事始昌亦通詩禮為博士  
 戴德戴聖皆其弟子大小戴與大小夏侯同出始昌皆今文說故  
 與史公說合說苑修文篇曰是故皋陶為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  
 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僅為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  
 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  
 九州莫敢僻違禹功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  
 宜子政之說正與史公說同或即引用史記之文惟不及彭祖耳  
 攷今文家說炳如日星史公云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則二十二  
 人即上所數之二十二無可疑者乃後人不用古說多生異義  
 馬不數皋陶稷契而數四嶽鄭竝不數四嶽而數受斯伯與朱虎  
 熊羆皇甫謐數九官十二牧及受斯朱虎熊羆為二十五人蔡沈

以四嶽為一人王引之以二十二人為三十二人之誤紛紛臆說  
 無一可通皆由不知折衷於今文江段孫陳知攷今文而不知引  
 史記為據殊不可解

欽哉惟時亮天功衡方碑云亮天功。今文一作維時亮天工

漢儀夏勤策文云時亮天工蔡邕橋公廟碑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書食貨志谷永李尋傳白虎通潛夫

三載考績則今文尚書有作三載者不盡後人改之。今文一作

三歲考績。錫瑞謹案今文尚書以三考黜陟幽明為句大傳云

書曰三歲考績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

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專祭以祭不得專征

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得專殺之國不

得賜圭瓚者資於天子之國然後祭漢書谷永傳引經曰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論衡治期篇曰上古之黜陟幽明考績黜陟

功而加賞按無功而施罰潛夫論考績篇云書曰三載考績黜陟

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也風俗通山澤篇云嶽者狝功考



德黜陟幽明也皆同大傳之義段玉裁云今文家皆於黜陟句絕其說非是。一作三考。黜陟。錫瑞謹案今文尚書亦以三考。黜陟。為句。史記曰。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眾。功。咸。興。史。公。訓。幽。明。為。遠。近。以。黜。陟。絕。句。白。虎。通。考。黜。陟。篇。曰。諸。侯。所。以。考。黜。者。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後。又。兩。引。三。考。黜。陟。皆。以。陟。字。句。絕。漢。書。食。貨。志。李。尋。傳。三。考。黜。陟。後。又。傳。皆。引。三。考。黜。陟。與。史。記。合。蓋。三。家。今。文。之。異。也。考。績。有。二。說。一。以。為。三。攷。始。黜。陟。路。史。注。引。大。傳。曰。九。歲。大。考。黜。無。職。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紂。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春。秋。繁。露。考。功。名。云。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則。以。黜。陟。須。至。九。年。白。虎。通。曰。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尚。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三。考。黜。陟。者。謂。爵。土。異。也。小。國。考。之。有。功。增。土。進。爵。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功。上。而。賜。之。矣。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小。大。行。有。進。退。也。公。一。削。為。百。里。之。侯。再。削。為。七。十。里。伯。三。削。為。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為。五。十。里。伯。再。削。為。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

里子一削為三十里子再削為三十里男三削地盡五十里男一削為三十里男再削為三十里附庸三削地盡所以至三削何禮成於三三而不改雖反無益也。潛夫論三式篇曰。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皆以為一考。即黜陟與大傳繁露所云三考始黜陟不同。黜陟爵土先後又有二說。白虎通贊篇引書傳云。三年珪不復少。紂以爵六年珪不復少。紂以地九年珪不復而地。畢削與儀禮集注引書傳云。諸侯有不率正者。天子紂之一。紂少。紂以爵再。紂則紂以地。三。紂而地。畢其說略同。白虎通又曰。尚書曰。三考。黜陟。先。削。地。而。後。紂。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眾。民。故。先。削。其。土。地。也。故。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君。紂。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地。明。爵。土。不。相。隨。也。則。以。為。先。地。後。爵。與。大。傳。所。云。先。爵。後。地。異。亦。三。家。今。文。說。之。不。同。也。公。羊。隱。八。年。傳。解。詁。引。書。傳。曰。三。年。一。使。三。公。紂。陟。白。虎。通。巡。守。篇。曰。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是。今。文。說。以。三。歲。考。績。為。三。公。述。職。之。事。







庸二十蓋古文尙書作登庸今文尙書作徵庸中庸鄭注曰徵或  
爲登孫星衍說陟方者史公說爲巡守按巡守至五岳而止此至  
蒼梧者蓋此行分北三苗且行九歲之大考也錫瑞謹案白虎通  
巡守篇曰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子當爲喪主天下皆來  
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卽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於時尙質故  
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論衡書虛篇曰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  
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土聖人以天下爲家不別遠近不殊  
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與堯俱帝者  
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  
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以爲四嶽者四方  
之中諸侯之來竝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  
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  
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爲帝與禹分  
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鴻水亦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  
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據班孟堅王仲任說則  
今文家以爲巡狩與史公義同而仲任自爲說以爲治水然舜禹  
崩時已無水患舜禹分部治水其事絕不見他書近人又以虞時  
南嶽爲九疑故舜南巡及之而據今文家說虞時南嶽是霍山竝  
非衡山若九疑爲南嶽其說尤不見他書皆臆說不足據也淮南  
修務訓云南征三苗道死蒼梧韋昭國語注云野死謂征有苗死

於蒼梧之野帝王世紀云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則皆以爲征  
苗不但巡狩以經攷之三考黜陟分北三苗之後卽繼以陟方乃  
死之文則舜之陟方必爲考績并分北三苗而往故  
國語云勤民事而野死今文說以爲巡狩征苗是也



今文傳書列言卷一

三

受業  
宋名璋  
袁宗濂  
校



